

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

信仰与教制文献 No.214

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出版

Copyright© 2013WCC Publications

ISBN:978-2-8254-1587-0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50 Route de Ferney, P. O. Box 2100
1211 Geneva 2, Switzerland
publications@wcc-coe.org
<http://publications.oikoumene.org>

目录

序言

前言

导论

第一章：上帝的使命与教会的合一

A. 在上帝计划中的教会 (1-4)

B. 历史中教会的使命 (5-7)

C. 合一的重要性 (8-10)

第二章：三一上帝的教会

A. 查验上帝对教会的旨意 (11-12)

B. 作为团契之三一上帝的教会 (13-24)

父、子、灵三一上帝的主动性 (13-16)

具有先知性、祭司性和尊贵地位的上帝子民 (17-20)

基督的身体和圣灵的殿 (21)

具有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使徒性的教会 (22-24)

C. 上帝对此世界有所计划，教会就是这计划的记号，也是实现这计划的仆人 (25-27)

D. 统一与多样性中的团契 (28-30)

E. 地方教会的团契 (31-32)

第三章：在团契中成长的教会

A. 既济与未济 (33-36)

B. 在团契的本质性因素方面成长：信仰、圣礼和圣职 (37-57)

信仰 (38-39)

圣礼 (40-44)

教会内的圣职

按立的圣职 (45-47)

在教会圣职中有关权威的恩赐 (48-51)

监督的职分(Episcopé) (52-57)

第四章：进入世界并为世界而存在的教会

A. 上帝对受造物所存的计划——上帝的国度 (58-60)

B. 福音的道德挑战 (61-63)

C. 社会中的教会 (64-66)

结论 (67-69)

历史说明——《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的成文过程

序言

在访问世界各地的教会时，我通过别人介绍了解到，在实现合一的过程中，不同的教会之间以及在教会之内存在着许多挑战。在不同教会之间和不同宗派之间开展了许多普世对话，对话促进了他们之间多边关系的发展。许多新的联系也由此得到建立。然而许多教会看到，在接受普世性对话和共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更多的动向，因此在这些教会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比较合理的急躁。一些教会和宗派发现还存在着具有潜在分裂性的新问题。在一些教会里，普世运动看起来似乎比以前的年代少了很多支持力量和委身于普世运动的发言人。碎片化的趋势出现了，人们更关注使少数而不是多数走向合一的因素。当然，新的挑战没有终结对合一的呼吁。恰恰相反，我们也需要看到呼吁走向合一需要有更多方面的考虑。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总是在爱中被接纳，也蒙召要施行爱（林前 13 章）。

正是在这种处境中，世界基督教联合会（WCC，本文简称世基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呈献给我们一个礼物，一个关于教会的宣言，这是他们多年努力对教会进行研究的成果。来源于 1982 年的《洗礼、圣餐和圣职》文献以及教会对它的回应，《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一文在 2012 年被世基联中央委员会采纳，被分发给众教会，众教会也受到鼓励，要对“教会”做出进一步反思，也能对此文献做出正式回应。我们需要辨明，在未来年月日中迈向可见的合一接下来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而对这一新文献进行研究和回应的过程将对探索新措施做出贡献。研究教会论涉及到有关教会本质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在此世间教会所承担使命的内涵，涉及到教会能为世界做些什么。故此，《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一文是本于教会的本质和使命的。它反映出世基联组建的目的和自我认同，世基联是众教会的团契，号召彼此要实现可见的合一。

合一是生命的礼物，也是爱的礼物，但合一不是整齐划一或单边主义的原则。作为众教会的团契，我们蒙召要把生命的合一表达出来，这生命的合一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借着耶稣的一生、十架受难和死里复活，各样的破碎、罪性和邪恶都被战胜。正如《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里所宣讲的：“耶稣把用比喻形式所表达的上帝之道启示出来，以此来宣讲上帝的国；他用他大能的作为，尤其是用他在逾越节受死和后来复活的奥秘作为，开启了上帝之国。这上帝之国是整个宇宙最终的归宿。上帝愿意他的教会不是为自身存在而存在，而是要为上帝的神圣计划服务来转化这个世界”（§ 58）。

奥拉夫·福斯克·特维特（Olav Fykse Tveit）

总干事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前言

《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这一共识性文献是基督徒合一之圣经远象中一部分：“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林前 12:12-13）。

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首要目的是“在众教会彼此呼吁来实现可见的合一时为众教会服务。这可见的合一是在同一信仰和同一圣餐团契（Eucharistic fellowship）之中的，是借着崇拜和基督里的共同生活表达出来的，是借着教会向世人所做出的见证和服务体现出来的，是向合一迈进的，为的是让世人可以相信”（2012 的规章）。

教会彼此呼吁来实现可见的合一，这必然涉及到众教会要相互承认对方的教会身份，要符合信经所规定的、具有“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使徒性”教会的真实形式。然而在教会分裂的非正常处境中，众教会对教会本质与使命的反思导致了这样的疑虑，认为各种宗派性教会论不仅彼此不一致，而且也是不相容的。因此，能在教会论方面取得共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在探求基督徒合一方面最基本的神学目标。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第二个共识文献是出自第一个共识文献《洗礼、圣餐和圣职》以及对第一文献所做出的正式回应，第一文献及其回应确定了教会论中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领域；第二文献也源自对文献《同一洗礼——迈向相互承认的征程（2011）》（*One Baptism: Towards Mutual Recognition, 2011*）中提出的教会论问题所进行的研究。

二十年来，东正教、新教、安立甘宗、福音派、五旬节派和罗马天主教指派代表参加信仰与教制世界大会（1993）、三次信仰与教制全体委员会（1996，2004，2009）、十八次常务委员会和无数次起草会议，力图找到关于教会本质、目的以及使命问题的、具有全球性、多边性的和普世性的远象。众教会在寻求一致意见的过程中，对前两个阶段的文献做出了既有批判性又有建设性的回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以《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一文来回复众教会，此文献表达了教会论方面的共同宣言或一致意见。在《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中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标志着一项非凡的普世成就。

把这一文献分发给众教会进行研究并对此做出正式回应至少有两个独特的目的，这两个目的又有着深度的关联。第一个目的是更新。作为一个多方参与其中的普世文献，《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不可能仅认同某个教会论传统。在 1993 年到 2012 年较长的过程中，我们以独特的方式汇集了许多教会不同的神学表达和教会经验，以至于阅读此文献的众教会能感到自身受到了挑战，要更完整地活出教会生活。其他教会能在文献中找到那些被自己忽略或是遗忘的教会生活中一些方面以及对这些方面的理解；也有些教会发现自身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自身的身份得到了肯定。当基督徒们经历一生的成长要长成基督的身量时，他们发现彼此的距离也被拉得更近，可以活出圣经中的一个身体的样式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第二个目的是关于教会的神学共识。或许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洗礼、圣餐和圣职》中所取得的一致意见更重要的是后继的、教会正式回应的过程。所出版的六卷教会回应显示

出教会中围绕洗礼、圣餐和圣职等关键问题所具有不同程度的、被标记下来的共识。《洗礼、圣餐和圣职》所体现出的教会共识对基督徒合一的影响果效已经被记载下来，而且这果效还在持续。对《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这一文献的回应不仅能对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所取得的共识进行评估，更能反映出众教会中在教会论方面不同程度的共识。正如在对《洗礼、圣餐和圣职》的回应中取得了关于洗礼的共识，这为众教会相互承认洗礼提供了动力；同样，在教会论方面取得相似的教会性共识也会在众教会的相互认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众教会彼此呼吁要在同一信仰和同一圣餐性团契中体现出可见的合一。

对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来说，“教会性的回应”包括来自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成员教会和世基联之内教会团契的回应。我们也希望那些并不太了解普世运动的教会能够接受邀请来研究这个文献并做出评述。委员会也欢迎教会机构做出回应，例如教会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协会或基督教的世界性团体，世界性团体之间的正式对话也促成了《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中所反映出的共识。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向众教会提出的具体问题已经列在《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导论》部分的结尾，这些问题可以作为教会如何做出回应的指南。这些要研究和回应的问题是具有神学性、实践性和教牧性的。委员会要求各教会能把正式的回应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发送到世基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秘书处。

由于这个文献历经二十年才得以完成，我们要向那些支持这一文献、为它献上祈祷并贡献神学恩赐的人表达谢意。我们要感谢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委员们，感谢对《教会的本质与目的》（1998 年）和《教会的本质与使命》（2005 年）做出回应的众教会和神学家们，感谢信仰与教制秘书处的成员们，感谢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前任的各位主席和主任。

法政牧师 约翰·吉布
(Canon John Gibaut)
主任
信仰与教制委员会

瓦西利奥博士, Constantia-Ammochostos 都主教
Metropolitan Dr. Vasilios
主席
信仰与教制委员会

导论

来自所有基督教会无数的信徒每天都在祈祷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将要被捕之前，耶稣自己在客西马尼园也用类似的话祷告（参太 26:39-42；可 14:36；路 22:42）。不但如此，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向父祷告，祈求他所有的门徒都能合而为一，叫世人可以信父差子来（参约 17:21），这时耶稣揭示了他对教会的旨意。我们祈求主的旨意成就，这必然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地努力接受主合一的旨意，领受主所赐的合一。教会要活出主所赐的团契生活就要克服一切剩余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认为教会要面对一些最棘手的问题。眼前的文献——《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处理的正是这些问题：我们如何理解教会自身的本质。这些问题要在下文中逐个讨论，教会合一既是主的恩赐，又是教会努力的目标，其重要性凸显了下文中要解决问题的重要意义。

我们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共识性文献，尽管这个文献没有就所有考虑到的问题表达出完全的共识，但该文献已经远不止是一个激发人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工具。毋宁说，本文接下来的阐述表明基督教群体在对教会的共同理解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表明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也表明还有哪些工作要继续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精心完善了眼前的文献。教会“呼吁彼此走向可见的合一，这可见的合一是在同一信仰和同一圣餐团契（*eucharistic fellowship*）方面体现出来的，是借着敬拜与基督里的共同生活表现出来的，是通过教会在世界中的见证和服事显明的；为了让世人可以相信，教会也呼吁彼此朝着这合一的目标迈进，”¹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存在的目的与整个世基联存在的目的相似，就是为行进在合一路程中的众教会提供服务。这可见的合一在所举行的圣餐礼中获得了最有说服力的表现形式，圣餐礼荣耀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也使教会参与到上帝的宣教中，让世界得以转化，让世人得到拯救。众教会对信仰与教制委员会近年来的教会论研究做出了回应，眼前的文献采用了这些回应，也采用了稍早一些的、在共同反思上帝之道的过程中寻求共识的普世文献，希望在圣灵的带领下，主所赐的合一能够完全实现。当前的成果出自多边对话，出自尤其是众教会对《教会的本质与使命》这一文献所做的回应，出自 2009 年在克里特岛举行的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全体委员会上提出的建议，也出自 2011 年在塞浦路斯举行的东正教咨商会的会议成果。除此之外，该文献也吸收了近几十年来就“教会”主题所展开的许多双边对话中所取得的成果。²

我们希望《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能够从三个方面给教会带来帮助：（1）能够对近几十年来围绕重要的教会论主题进行普世对话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一个综合；（2）邀请众教会对这一对话成果进行评估——肯定正面的成就，指出不足和/或指出哪些方面该文献还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3）为教会提供这样一个时机，使教会能够反思它们对上主旨意的理解，为的是让教会的身体逐渐增长，实现更广泛的合一（参弗 4：12-16）。这个文献能坚固众教会，能丰富众教会的理解，也能向众教会发出挑战，我们希望这样一个信息交流、相互回应和共同成长的过程能够为教会合一的完全实现做出实质性贡献，甚至能促成实现教会合一的一些关键性步骤的实施。

我们依据文中要解决的教会论问题建构了全文。《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开篇一章探索基督教群体如何在上帝拯救和转化这个世界的使命中找到自身的起源。从本质上来说，教会

¹ L. N. Rivera-Pagán 编：《上帝，在你的恩典中：世基联第九次大会的正式报告》（*God in Your Grac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Ninth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Geneva, WCC, 2007, 448.

² 关于这一过程的更多细节，请参阅本文最后的历史说明。

是具有使命性的，教会的合一在本质上也与这使命有关。在第二章中我们阐述了把教会理解为团契（*communion*）所具有的突出特征，就圣经和后续传统如何把教会同上帝关联起来以及此种关联对教会生活和教会机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进行共同的反思，并把反思的成果收集起来。第三章关注教会的成长，教会是由向上帝之国迈进的朝圣者们组成，本章尤其关注那些导致教会过去分裂的许多教会论方面的难题。就其中的一些难题，本章让大家注意到教会在寻求更多共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对教会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的一些相关问题做了澄清。在第四章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把教会和世界关联起来的路径，如在跨宗教处境中宣讲基督，见证福音的道德价值和对他人的苦难及需要做出回应，使教会在世上能成为上帝之爱的记号和代理人。

许多教会对 1982 年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洗礼、圣餐和圣职》（*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文献做出了正式回应，这显示了这一共识文献出版之后众教会对其接受过程，这一过程证明它与促成这文献得以出版的因素同样重要。³ 为了使众教会能够在教会论方面建立真正对话，所有教会都可以对此做出重要贡献，我们迫切要求众教会不仅能够对《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这一文献进行认真地思考，并且能够向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提交正式回应，回应主要包括以下的问题：

- （1） 这一文献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你的教会所持的教会论理解？
- （2） 这一文献在多大程度上为众教会提供了在合一方面追求进展的理论基础？
- （3） 这一文献向你的教会发出挑战，使教会生活在哪些方面采取了适应性的举措或相应的更新？
- （4） 一些教会正面肯定了本文对教会所做的陈述，那么在多大程度上你的教会和那些认可本文的那些教会在教会生活和教会使命方面形成了更紧密的关系？
- （5） 对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正在进行的教会论研究中，哪些方面的教会生活需要进一步讨论？你的教会能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除了上述这些一般性的问题以外，读者也会发现，本文通篇都会有一些以斜体形式印刷的段落穿插于其中，这些段落都是关于教会还没能达成共识的一些具体问题。记载这些问题意在激发教会思考，鼓励众教会在合一的道路上达成进一步的一致意见。

³ M. Thurian 编，《众教会对〈洗礼、圣餐和圣职〉的正式回应》（*Churches Respond to BEM: Official Responses to the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Text*），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vols. I-VI, 1986-1988；《洗礼，圣餐和圣职：1982 年到 1990 年——关于研究和回应的报告》（*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1982-1990: Report on the Process and Responses*），Geneva, WCC, 1990.

第一章 上帝的使命与教会的合一

A. 在上帝计划中的教会

1. 基督徒对教会及教会使命 (mission) 的理解源于这样一个远象, 即上帝对一切受造物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或救恩安排 economy): “上帝之国” 既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 又在他里面得以显明。根据圣经, 男性和女性都按上帝形象受造 (参创 1:26-27), 因此人具有一种内在的能力, 可以与上帝团契, 也可以彼此相交 (koinonia)。由于人的罪和不顺服 (参创 3-4 章, 罗 1:18-3:20), 上帝起初创造的目的受到拦阻而不能实现, 上帝、人以及受造物三者之间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尽管人类有罪恶和错误, 但上帝仍持守他的信实。上帝正在恢复与人、与受造物之间的团契 (koinonia) 关系, 在这样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受死复活的奥秘取得了不可逆转的成就。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在圣灵的能力中采取行动, 要在自己具有先知性和具有同情心的事工中把圣灵赐予生命的使命继续下去, 这样教会就参与到上帝医治这个破碎世界的工作中。团契 (communion) 正源于三位一体上帝自身的生命, 团契是上帝的恩赐, 教会借这恩赐得以存在。与此同时, 上帝也呼召教会把这恩赐带给受伤的、处在分裂状态中的人类, 希望给人类带来和好与医治。

2. 在他的尘世事工中,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太 9:35-36)。教会从基督自己的行动和应许中领受了命令, 基督不仅用话语和行动来宣讲上帝的国, 也呼召男性和女性, 并差派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出去做主的工 (约 20:19-23)。《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基督在升天前对使徒们所说的最后的话: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徒 1:8)。四福音的每一卷都以宣教使命结束; 马太做了详述: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18-20; 另参可 16:15; 路 24:45-49; 约 20:19-20)。耶稣的命令早已经暗示出, 为了让教会能实行这一使命, 合乎耶稣心愿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耶稣首先宣讲了上帝之国, 教会要成为一个见证和宣讲上帝之国的群体, 邀请万邦中的人来领受使人得救的信仰。教会要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 奉三位一体之名给新成员受洗, 使他们加入教会。教会要成为一个能承担做门徒代价的群体, 在这个群体中, 使徒们借着宣讲圣道、施行洗礼和举行圣餐来引导新信徒们遵守耶稣自己所吩咐的一切命令。

3. 在五旬节的上午, 圣灵降临在门徒们的身上, 要装备门徒们开始实行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 (参徒 2:1-41)。上帝救世的计划 (有时常用拉丁文短语 *missio Dei* 或英文 “the mission of God” 来表示, 意思是上帝的使命或上帝的宣教) 借着圣子和圣灵被圣父差遣得以实行的。如果想要对教会有充分的理解, 认识三位一体的救赎行动是绝对必要的。正如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文献《承认同一信仰》(*Confessing the One Faith*) 所指出的: “基督徒相信, 并且借着信经承认, 上帝借着圣灵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工作与教会的现实存在 (reality, 原文为斜体)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圣经中的见证。教会的由来根源于三一上帝对人类的拯救。”⁴

4. 耶稣如此描述他的事工: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释放被掳的人, 使瞎子能看见, 使受压制

⁴ 《认信同一信仰——对〈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 (381 年)〉认信之使徒信仰的普世神学阐释》(*Confessing the One Faith: An Ecumenical Explication of the Apostolic Faith as It Is Confessed in the Nicene-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381)*), Geneva-Eugene, WCC- Wipf & Stock, 2010, § 216.

的得自由，报告主悦纳人的禧年（参路 4:18-19，引用赛 61:1-2）。“教会的本质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使命随之而生，教会要有份于基督的事工，成为上帝和受造物之间的中保。在今世教会天职的核心就是宣告上帝之国借着被钉十字架和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已经开启，通过圣餐礼中的敬拜、感恩、代祷等内在生活，通过对教会使命和传福音的计划安排，通过每天与穷人相认同的生活方式，通过支持受压制的人甚至直面那压迫人的力量，众教会正在尽力实现这一福音天职（evangelistic vocation）。”⁵

B. 历史中教会的使命

5. 自上文中的教会建立以来，教会一直致力于用言语和行动来宣讲在基督里救恩的好消息，致力于施行圣礼，尤其是圣餐礼，致力于组建基督教的群体。这一努力有时遭遇到苦毒的抵抗；有时被反对者所拦阻，甚至会因报信泄密之人的罪性而遭遇背叛。尽管有这些困难，教会的宣讲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果效（参可 4:8, 20, 26-32）。

6. 教会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来宣讲基督的福音，以致所采取的方式可以让生活在不同处境、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在听到宣讲之后会被唤醒并对福音做出回应。圣保罗在雅典亚略巴古关于基督的宣讲（徒 17:22-34）运用了地方的信仰和文学，他的宣讲例证了第一代基督徒们是如何尝试把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好消息与他人分享，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吸收了听众们的文化遗产，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对他们的文化遗产进行转化。这些基督徒们发挥了面酵的功用，促进了他们生活于其中之社会的福利发展。在数个世纪里，基督徒们在不断拓展的视阈中见证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参徒 1:8）。他们对耶稣的见证常会招致殉道的后果，但是他们的见证也导致信仰的传播和教会在地球每个角落的建立。有时在宣讲福音时，被宣讲对象的文化和宗教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正如那些从事传福音的人竟成为帝国主义进行殖民侵略的同谋，他们对当地人进行了剥夺和灭绝，这些当地人无力抵御更强大民族的入侵。尽管发生了这些悲剧性事件，上帝的恩典总是比人的罪性更有力量，上帝在许多国家兴起基督的真门徒和真朋友，也在丰富多彩、多样的文化处境中建立了教会。在一个合一的基督教群体中存在的这种多样性被早期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们理解为一种美的表达，圣经把这种美的表达归给了基督的新妇（参弗 5:27，启 21:2）。⁶ 今天，那些来自曾欢迎过传教士之教会的信徒们，已经能去帮助别的教会，这别的教会通过这些信徒们的帮助才第一次听到了福音。⁷

7. 在当今世界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对上帝之国的宣讲仍在继续。就教会的使命和自我理解而言，当前的一些发展尤其具有挑战性。广泛传播的宗教多元主义意识向基督徒发出挑战，使他们深入反思以下二者的关系：一方面是对耶稣是世人唯一救主的宣讲，另一方面是其他信仰的主张。通讯方式的发展向教会发出挑战，教会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宣讲福音，来建立和维持基督教的群体。“新兴教会”（emerging churches）的建立表明，教会可以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存在，这给其他教会带来了挑战，迫使这些教会想办法来满足当下的需要和人的兴趣，所采用的方式同时也要忠于教会从起初所领受的信仰。全球世俗文化的发展也借着新的形势对教会发出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质疑信仰自身的可能性，这些人相信人的生命是自

⁵ 《使命与传福音——一个普世声明》（“Mission and Evangelism: An Ecumenical Affirmation”），§ 6，载于 J. Matthey 编：《你们是世上的光——世基联关于使命的陈述》（*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Statements on Mission by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Geneva, WCC, 2005, 8.

⁶ 参，例如奥古斯丁的《诗篇注释》（“Ennarrationes in Psalmos”），44, 24-25，载于 J. P. Migne, 《拉丁教父》（*Patrologia Latina*），36, 509-10.

⁷ 这种互助中的团结一致要清楚地与劝诱改宗（proselytism）区别开来，这种劝诱改宗错误地把其他基督教群体当作一个合理的、需要被皈依的领域。

给自足的，无需提及上帝。在一些地方，一些教会面对这样的挑战：教会成员数量锐减，许多人视教会不再与他们的生活有任何相关性。这些挑战让一些人仍然相信，人们有谈谈“重新传扬福音”（re-evangelization）的需要。面对这些挑战和在特定处境中生发的其它挑战，所有的教会都共同承担传扬福音的任务。

C. 合一的重要性

8. 基督徒的合一对于理解教会的使命和本质来说非常重要，这一点在新约圣经中就已经很明显。在《使徒行传》15章和《加拉太书》1-2章中清楚表明，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问题导致了基督徒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有制造出分裂的威胁。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普世运动正在重新经历耶稣撒冷第一次会议的状况。本文邀请所有教会中的领袖们、神学家们以及信徒们来寻求合一，就是耶稣在为救赎世人而舍命的傍晚为我们所祈求的合一（约 17:21）。

9. 可见的合一要求众教会能够相互认可，承认在彼此的教会里都真正存在着具有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381）中所规定的“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使徒性”这四个标志的教会。反过来，在一些事例中，这种认可可能取决于特定群体的教义、实践和圣职方面需要做出改变。这象征着众教会在走向合一路程中的一个重要挑战。

10. 当前，一些人只把他们自己的群体看作是基督的教会，而其他人则认为本教会之外的群体中真实存在着教会的构成要素，只是它们里面教会的构成要素并不完整。还有其他人已经加入了各种类型的盟约关系，这些盟约关系有时包括了对崇拜的分担。一些人相信基督的教会存在于所有那些能充分说明自己是基督徒的群体中，而其他人坚持认为基督的教会是不可见的，在教会的尘世朝圣之旅中，基督的教会是不能被充分分辨出来的。⁸

合一道路上的基本问题

自1950年的多伦多宣言开始，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向众教会发出挑战，让他们“认识到基督之教会的成员身份要比他们自己教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更具有包容性。”不但如此，普世运动中的相互接触深深地激励各个教会以及各个教会的成员要彼此尊重，这种彼此尊重在不断增长。然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众教会依然有不同意见，这需要众教会一起来面对：“我们如何能识辨出具有信经所规定之合一的、圣洁的、大公的以及使徒的教会？”“为了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做什么？”当众教会在反思这些问题并寻求共同的答案时，本文的写作就是要给众教会提供一些帮助。⁹

⁸ 参安立甘宗一路德宗的报告，《在团契中成长》（“Growth in Communion”），载于 J. Gros, FSC, T. F. Best and L. F. Fuchs, SA 编：《在共识中成长 III：国际对话的文本和达成一致的宣言（1998 年到 2005 年）》（*Growth in Agreement III: International Dialogue Texts and Agreed Statements, 1998-2005*），Geneva-Grand Rapids, WCC-Eerdmans, 2007, 375-425，这里指的是安立甘宗一路德宗的地区盟约（Meissen, Reuilly, Waterloo 等）。

⁹ 故此，本文希望在世基联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大会的合一陈述《蒙召成为合一的教会》这一基础上进行写作，这一合一陈述的副标题是“邀请众教会更新他们寻求合一、深入对话的承诺”，载于《在共识中成长 III》，606-601。见《关于东正教参加世基联之特别委员会的报告》（“Final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ssion on Orthodox Participation in the WCC”），Section III, 12-21, in *ER 55.1* (January 2003), 7-8.

第二章 三一上帝的教会

A. 查验上帝对教会的旨意

11. 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确信——圣经是具有规范性的，因此当人们在获取关于教会更大的共识时，圣经中的见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资料来源。尽管新约没有提出一个系统化的教会论，新约却给我们提供了早期教会群体以下方面的相关记述：信仰、崇拜、做门徒的代价、各种服事和领导力的功用和借以表达教会身份的形象与暗喻。在教会里，后续的解释总要力图忠实于圣经的教导，这在历史的进程中带来了额外丰富的、教会论方面的洞见。那曾引导早期教会群体创作出上帝所默示之圣经文本的圣灵，在历世历代同样也继续引导那些后来跟随耶稣、竭力忠于福音之人。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教会的“活的传统”(living Tradition)。¹⁰ 大部分教会群体都承认传统 (Tradition) 有极大的重要性，但在考察传统权威与圣经权威之间的关系方面，却持有不同意见。

12. 在新约各卷和后续的传统 (Tradition) 中都可以找到多种多样的教会论洞见。新约正典通过接纳这种多元性，证明了这种多元性与教会统一性是可以兼容的，尽管新约正典也没有否认合理的多样性 (legitimate diversity)¹¹ 也是有限度的。合理的多样性对基督教群体的生活来说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更是教会大公性的一个方面，是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的特性 (quality)，这事实就是合理的多样性是天父计划中的一部分，即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具有道成肉身的特点，救恩要在聆听福音宣讲的不同人群中“成为肉身”。理解教会这一奥秘需要合格的方法，这方法要求人们运用各种各样与教会有关的形象和洞见 (上帝子民，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殿，葡萄树，羊群，新娘，家，士兵和朋友等等)，也要使这些形象和洞见能相互借鉴。本文试图吸收圣经见证中的丰富内容以及传统 (Tradition) 中的洞见。

B. 作为团契之三一上帝的教会

父、子、灵三一上帝的主动性

13.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这样一位上帝创造了教会。这样一位上帝也差遣圣灵来引导信徒们进入真理，圣灵也用耶稣所有的教导来提醒门徒们 (参约 14:26)。在教会中，信徒靠着圣灵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信徒们也得以与父有一个活泼的关系。这位父向他们说话，也使他们以信靠的心来回应。在普世教会探寻关于教会生活和教会合一的共同理解过程中，团契 (koinonia) 这一圣经观念变得很关键。这一探寻的前提是不能把团契简单地理解为现存教会以它们当下的形式进行联合。团契 (koinonia) 这一名词可以理解为共融、参与、相交，分享 (communion, participation, fellowship, sharing)，它衍生于相关的动词词义，意为“共同拥有”、“分享”、“参与”、“有份于”或“共同行动”，该词出现在记述门徒同领圣餐的段落中 (参林前 10:16-17 节)，出现在记述保罗与彼得、雅各、约翰和好的段落中 (参加 2:7-10)，出现在记述募集款项周济穷人的段落中 (参罗 15:26；林后 8:3-4 节)，以及出现在记述教会

¹⁰ 正如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第四次世界大会的报告《圣经、传统和各种传统》(“Scripture, Tradition and Traditions”)指出：“the Tradition 指的是福音自身，在教会里又借着教会，Tradition 得以代代相传，基督自己存在于教会的生活中。tradition 指的是传统流传的过程。人们用 traditions..... 既来指表达的多样形式又来指我们所称的各种宗派传统.....” P.C. Roger and L. Vischer 编：《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第四次世界大会——蒙特利尔，1963 年》(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Montreal 1963), London, SCM Press, 1964, 50. 也参《瓦器里的珍宝——普世教会借以反思诠释学的工具》(A Treasure in Earthen Vessels: An Instrument for an Ecumenical Reflection on Hermeneutics), Geneva, WCC, 1998, § § 14-37, 14-26 页。

¹¹ 这一主题将在下面 § § 28-30 段落中再次提及。

的经验和见证的段落中（参徒 2:42-45）。作为一个上帝所建立的团契，教会属乎上帝，教会并不为自身而存在。教会的本质具有使命性，上帝呼召并差遣教会，让教会用自身的生活为这样一种团契作见证，即在天国中，上帝愿意所有人和所有受造物将会共享的团契。

14. 福音就是宣讲成了肉身的道，即耶稣基督，天父的儿子。福音是教会的中心，也是教会的基础。这在新约的宣称中反映出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上帝活泼常存的道”（彼前 1:23）。借着福音的宣讲（参罗 10:14-18）和圣灵的能力（参林前 12:3），人们拥有了使人得救的信心，并且通过圣礼的方式被纳入基督的身体中（参弗 1:23）。一些遵照这一教导的群体会把教会称为“福音的产物”（*creatura evangelii*, creature of the Gospel）¹²。教会生活关键的一面在于成为一个聆听并宣讲上帝之道的群体。教会从福音得生命，并为自己的发展历程不断重新找准方向。

15. 上帝之母（*Theotokos*）马利亚这样回应天使所报的喜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 1:38），对教会和个体基督徒来说，这一回应已经被看作是一个象征和典范。信仰与教制委员会 1990 年的研究文献《教会与社会》（*Church and World* 1990）指出：“对所有在基督教群体中寻求从各个层面理解生命的人来说，马利亚是一个重要的榜样，”她的榜样体现在她接受了上帝之道，并对上帝之道做出回应（路 1:26-28）；体现在她与伊丽莎白分享好消息的喜悦（路 1:46-55）；体现在她不断思想，又经历困难，努力要理解耶稣降生与耶稣孩童时代中的一些事件（太 2:13-23；路 2:19,41-51）；体现在她试图理解做门徒之代价的完整含义（可 3:31-35；路 18:19-20）；体现在她站在十字架下支持耶稣，并且陪伴着耶稣直到他的身体被安葬在坟墓中（太 27:55-61；约 19:25-27）；体现在她和门徒们一同等候，又在五旬节与门徒们一同领受圣灵（徒 1:12-14；2:1-4）。¹³

16. 基督祈求天父差遣圣灵降在门徒身上，要圣灵引导门徒进入所有的真理（约 15:26, 16:13），正是圣灵不仅赐给个体基督徒信心和其它恩赐，更为教会装备了基本的恩赐、品质和秩序。通过宣讲福音时那活的声音，通过圣礼性的团契（尤其体现在圣餐中），也通过服务的事工，圣灵滋养着基督的身体，并使这身体充满活力。

具有先知性、祭司性和尊贵地位的上弟子民

17. 在呼召亚伯拉罕之时，上帝为自己拣选了一方圣洁的子民。先知们用以下有力的表达方式频繁忆起上帝如此的拣选和上帝子民们的天职：“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耶 31:33；结 37:27；在林后 6:16 和来 8: 10 中也有重复）。与以色列的立约标志着上帝救

¹² 参《教会作为“福音的产物”》（“The Church as ‘Creature of the Gospel’”）这一部分，在路德宗——罗马天主教的对话《教会与称义》第二部分，第 39 段，“Church and Justification, Sec. II, paragraph 39”，载于 J. Gros, FSC, H. Meyer and W.G. Rusch 编，《在共识中成长——在世界层面上普世对话中的报告和共识性宣言（1982-1998）》（*Growth in Agreement II: Reports and Agreed Statements of Ecumenical Conversations on a World Level*, 1982-1998），第二卷，Geneva-Grand Rapids, WCC-Eerdmans, 2000, 495-98，其中提到了马丁·路德对这一表达的运用，见 WA 2,430, 6-7:（“*Ecclesia enim creatura est evangelii*”）。一些双边对话也以拉丁语“*creatura verbi*”来表达同样的观点：参《教会的两个观念》“Two Conceptions of the Church”部分（§ § 94-113），在改革宗——罗马天主教的对话中，把教会描述成“福音的产物”（“*creatura verbi*”）和“恩典的圣礼”（“sacrament of grace”），《迈向对教会的共同理解》“Toward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载于《在共识中成长 II》，801-805 页。也见《蒙召成为合一的教会》（“Called to Be the One Church”），参 ch. 1, n.6 above.

¹³ 见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报告，《教会与世界——教会的合一和人类群体的更新》（*Church and World: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and the Renewal of Human Community*），Geneva, WCC, 1990, 64。也参圣公会——罗马天主教国际委员会的报告，《马利亚——基督里的恩典和盼望》（“Mary: Grace and Hope in Christ”），载于《在共识中成长 III》，82-112；以及 Groupe des Dombes 的报告，《在上帝计划和圣徒团契中的马利亚（1997-1998）》（*Mary in the Plan of God and in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1997-1998)），Mahwah, N.J., Paulist Press, 2002。

恩计划不断展开和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时刻。基督徒相信，在耶稣的事工、受死、复活以及对圣灵的差遣中，为了让所有人与上帝自己联合，也让人彼此联合，上帝设立了新约。由基督所开启的约中有一种真实的“新”，然而在上帝的计划里，教会仍保持着与旧约子民深刻的联系，上帝对旧约子民也一直是信实的（参罗 11:11-36）。

18. 在旧约中，以色列民正行走在一条应许得成就的道路上，这应许就是在亚伯拉罕里，地上的万国将要蒙福。所有寻求基督的人都发现这一应许在基督里得到了成就，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隔断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墙（参弗 2:4）。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前 2:9-10）。耶稣基督有独一的祭司职分，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为人设立了新约（参来 9:15），当信徒们承认耶稣的祭司职分时，上帝呼召信徒们用他们的生命来表达这一事实，即信徒们已经被称作是“有君尊的祭司”，他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罗 12:1）。每个基督徒都领受圣灵的恩赐，为的是建造教会，为的是能在基督的使命中尽自己的本分。圣灵给人这些恩赐是为了众人的益处（参林前 12:7；弗 4:11-13），并让每个基督徒、每个地方群体和作为整体的教会承担这样的义务，能在教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负己责，相互尽责。基督徒们在圣灵里得到坚立，他们蒙召要以各种形式的服务活出做主门徒的身份。

19. 上帝的全部子民蒙召要成为具有先知职分的子民，要为上帝之道做见证；蒙召成为具有祭司职分的子民，一生要付出做门徒的代价，把生命当作祭物献上；蒙召成为尊贵的子民，要成为上帝之国借以建立的工具。教会所有的成员共同承担这天职。耶稣呼召并差遣十二使徒，在带领这群门徒继续宣讲上帝之国这一方面，耶稣建立了领导力基础。教会效法耶稣的典范，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在圣灵的引导下拣选一些信徒，赋予他们具体的权威和职责。“通过宣讲和教导上帝之道，通过举行圣礼，通过引导教会团体生活中的崇拜、使命和关怀事工，”接受按立的牧师们“召集信徒并建立基督的身体”。¹⁴ 基督身体上的各个肢体，不管是接受按立的牧师还是平信徒，二者都是相互关联的肢体，是具有祭司职分的上帝子民。接受按立的牧师们要提醒教会依靠耶稣基督，基督是教会合一与使命的源头，就如牧师们对自己事工的理解也需要依靠基督。与此同时，牧师们只有在教会中，也只有在职事教会时才能实现他们的呼召；他们需要教会的认可、支持和勉励。

20. 关于圣职的重要地位，拥有不同传统的教会对此都有广泛共识。信仰与教制委员会 1982 年的文献《洗礼、圣餐和圣职》很简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教会一直以来总是有人拥有具体的权威和职责；”文献还指出：“耶稣拣选并差遣门徒们为天国做见证。”¹⁵ 在《马太福音》28 章中，耶稣交付给十一个门徒的使命涉及到“圣道、圣礼和监督的职分，基督把这些职分交给教会，教会里的一些成员为了众人的益处要履行这些职分，圣职的三重功用使教会得到装备，可以在世界上完成自己的使命。”¹⁶ 被大家赞同的宣言表明，上帝整个子民都承担

¹⁴ 《洗礼、圣餐和圣职》（*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Geneva, WCC, 1982, 圣职部分，§ 13.

¹⁵ 同上，圣职部分，§ 9.

¹⁶ 改革宗—罗马天主教对话，《迈向对教会的共同理解》（“Toward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132, 载于《在共识中成长 II》（*Growth in Agreement II*），810. 也参路德宗—罗马天主教的报告，《教会中的圣职》（“Ministry in the Church”），§ 17, 载于 H. Meyer and L. Vischer 编：《在共识中成长》（*Growth in Agreement: Reports and Agreed Statements of Ecumenical Conversations on a World Level*），Ramsey-Geneva, Paulist-WCC, 1984, 252-253: “新约向我们表明，在各种职分中是如何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圣职，人们认为这圣职列在耶稣所差遣之使徒的统绪中。出于对教会群体中领导力的考虑，这一专门圣职证明是必要的。因此，人可以说，根据新约，耶稣基督通过呼召和差遣使徒建立了‘专门圣职’‘在那时是必不可缺的——在各个时代和不同环境中也是必不可缺的。’”循道卫理公会—罗马天主教的对话《迈向关于教会的声明》（“Towards a Statement on the Church”）肯定了这一点，“教会总需要一个上帝所赐的圣职，”参《在共识中

着有君尊的祭司职分（参彼前 2:9），教会里还存在着专门受按立的圣职，此二者都是教会生活重要的方面，不该把它们二者看作是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选择。与此同时，在谁够格可以替群体做最终决定这一问题上，教会的观点并不相同；一些教会认为只有接受按立的圣职人员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而其他教会则认为，平信徒在这样的决议中也应该发挥自己的功用。

基督的身体和圣灵的殿

21.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永久的头，他引导、洁净并医治教会（参弗 5:26）。与此同时，基督又与教会有亲密的联合，他在圣灵中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众教会（罗 12:5；参林前 12:12）。相信耶稣基督是成为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的基本要求（罗 10:9）。根据对大多数传统的理解，人也是通过入会的仪式或是圣礼得以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并且在圣餐礼中，人得以不断地参与到基督身体中（参林前 10:16）。圣灵颁赐给众肢体多重恩赐，并且促成肢体们的合一，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参罗 12:4-8；林前 12:4-30）。圣灵更新信徒的内心，装备信徒并呼召他们行各样的善事，¹⁷ 因而使他们能够服事主，在世界中推进上帝之国的发展。这样，“基督之身体”这一形象尽管很清楚地主要是指教会与基督的关系，这一形象也深刻地暗示着教会与圣灵的关系，正如全部《新约》所见证的那样。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下面的记述，在五旬节的早上，有舌头如同火焰一样降在门徒们头上，当时门徒们正聚集在马可楼上（参徒 2:1-4）。借着圣灵的能力，信徒得以成长为“主的圣殿”（弗 2：21-22），成长为“灵宫”（彼前 2:5）。被圣灵充满后，信徒们蒙召要在崇拜、见证和服事中过一种配得所蒙恩召的生活，信徒渴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和平中彼此联络（参弗 4:1-3）。圣灵使教会充满活力，圣灵也装备教会，使教会在宣讲以及促成一切受造之物所盼望的得赎与转化（参罗 8:22-23）中发挥自己的功用。

具有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使徒性的教会

22. 自 381 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大部分基督徒都在崇拜礼文中加入了信经，宣信教会的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以及使徒性。这些属性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支持、彼此相关的；它们是上帝给教会的恩赐，尽管信徒们都有人性的软弱，但上帝仍然不断地呼召他们将这些属性变为现实。

教会是合一的，因为上帝本为一（参约 17:11；提前 2:5）。因此，从使徒所传下来的是同一个信仰；在基督里有一样的新生活；教会所怀的是同一个指望。¹⁸ 耶稣的祷告是让他所有的门徒都能合而为一，好让世人相信子是父所差来的（参约 17:20-21）。当下教会内和教会之间的分裂与主合一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借着圣灵所赐的信、望、爱，这些教会分裂必须被消除，目的是使隔绝与排斥不会成为最终的定局。”¹⁹ 然而，尽管存在各种分裂，所有的教会却都认为自己是建立在同一福音的基础上（参加 1:5-9），众教会在其生活的许多特点上也体现出了联合（参弗 4:4-7）。

教会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参赛 6:3；利 11:44-45）。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 5:25 下-27）。在每个时代，男、女圣徒以及教会奉全然圣洁的上帝之名发出的圣洁语言和行为都见证着教会基本的圣洁。然而与圣洁性相对的罪

成长 II》（*Growth in Agreement II*），588，§ 29。

¹⁷ 参《路德宗与罗马天主教关于因信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the Lutheran-Roman Catholic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15。

¹⁸ 参《蒙召成为合一的教会》（“Called to be the One Church”），§ 5，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607。

¹⁹ 同上。

却与教会真正的本质和天职相悖，罪再三地丑化了信徒的生活。为此，教会圣洁性的一部分就体现在继续呼召人悔改、重生和洗心革面的事工上。

教会具有大公性，因为满有良善的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 2: 4）。借着上帝赐与生命的力量，教会所执行的使命得以超越所有阻碍，教会得以向万民传讲福音。哪里有基督完全的奥秘，那里就有大公教会（参安提阿的伊格纳丢，《给士每拿人的书信》，6），就如基督完全的奥秘存在于圣餐礼中一样。当文化和其它方面的差异可以发展到使教会分裂的地步时，教会基本的大公性就遭到破坏。基督徒们蒙召要移除所有障碍，要把在圣灵的能力中赐给教会之真理与生命的丰富体现出来。

教会具有使徒性，因为教会是父差遣子建立的。接下来圣子拣选并差遣了使徒们和先知们，他们在五旬节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后大有能力，成为教会的基础，他们也监督教会使命的实行（参弗 2:20；启 21:14；以及罗马的格利免所写的《致哥林多人书信》42）。基督徒群体蒙召要一如既往地忠于自己的使徒性起源，在崇拜、见证和服事方面的背叛是与教会的使徒性相悖的。在圣灵的引导下，圣职方面的使徒统绪意在保守教会忠于自己的使徒性起源。²⁰

23. 鉴于上述内容（第 13-22 段落），我们清楚看到，教会并不仅是个体基督徒在他们自己当中简单的数字相加之和。教会在根本意义上是存在于三一上帝之内的团契，这一团契的成员同时也一起参与到上帝的生命和宣教当中（参彼后 1:4）。三一上帝是所有团契的本源和关注焦点。这样，教会既是一个神圣、又是一个人性的实在(a divine and a human reality)。

24. 大家都承认教会是神人相聚之地，然而在教会里，圣灵的活动如何与教会的制度结构和圣职秩序联系起来，众教会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敏感度，甚至有对立的信念。一些教会看教会教制的一些基本方面来自基督的旨意，是基督为历代所设立的；因此，出于对福音的忠诚，基督徒基本上没有权力改变上帝所设立的这一制度结构。一些教会相信，根据上帝的呼召，教会的秩序可以不拘于一种形式；而另一些教会认为，没有哪一种教会的制度秩序可以归因于上帝的旨意。一些教会认为，为了忠于福音，有时需要教会打破制度的连续性；而另一些教会主张，通过不间断地解决会导致教会分裂的难题，教会是能够保持忠于福音的。

教会内制度的连续性和改变如何与上帝的旨意联系起来

在相互尊重、彼此关注的精神下，许多教会存耐心彼此接触，结果对教会内制度的连续性和改变问题的不同感受和不同信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此加深的理解中，很清楚大家都有共同的意愿——遵从上帝的旨意来建立教会的秩序，但这一意愿在一些教会里启发人委身于制度的连续性，而在别的教会里，启发人委身于教会的变革。我们邀请众教会彼此承认、彼此尊重各自在建立教会秩序方面致力于寻求上帝旨意的努力。我们进一步邀请众教会一起来反思不同教会在考虑与连续性和改变有关的问题时所应用的标准。这些标准在基督急切要求我们和好的前提下（参太 5:23-24），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突破自身、继续发展？当下是否能成为采用一个新方法的时候？

C.上帝对此世界有所计划，教会就是这计划的记号，也是实现这计划的仆人

25. 上帝的计划就是要把人和一切受造之物纳入到以基督为元首的团契中（参弗 1:10）。教

²⁰ 世基联在《蒙召成为合一的教会》（“Called to Be the One Church”）§ § 3-7 的声明为信经中所宣信的、教会的“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使徒统绪性”做了相似的解释。参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607.

会作为三一上帝团契的映像，就要为这一团契目标服务，教会蒙召就要彰显上帝对人类的怜悯，帮助人实现人受造的目的，在这样的目的中，人才能找到最终的喜乐：要与天上众圣一起赞美荣耀上帝。教会成员通过自己生活的见证，在可行的条件下，也通过公开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实现教会的这一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服务于这一目的。既然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参提前 2:4），基督徒们公认上帝也施恩眷顾那些还不是教会明确成员的人，人的眼睛可能并不会即刻识辨出上帝施恩的方式。在其他宗教中以及在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当中能找到的真理与良善的因素，教会都予以尊重，但教会的使命一直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见证邀请所有的男性、女性来认识并敬爱基督耶稣。

26. 在一些新约段落中用奥秘(mysterion)一词既指上帝在基督里的救恩计划(参 1:9; 3:4-6)，又指基督和教会的亲密关系(参弗 5:32; 西 1:24-28)。这表明，教会享有一种属灵的、超越的特性，是人仅从教会可见的外表无法认知的。教会属世和属灵的维度不能分隔开来。不管好坏，基督徒群体的组织结构需要根据上帝所赐在基督里、又在崇拜中所欢庆的救恩来进行审视和评估。教会通过自身的生活体现救恩的奥秘和人类的转化，教会参与到基督的使命中，使万有通过基督与上帝和好，又彼此和好(参林后 5:18-21; 罗 8:18-25)。

27. 上帝建立教会，使教会成为尊贵的媒介来实现上帝普遍的救恩计划，对此教会已有广泛的共识。一些基督徒群体相信，“教会即圣礼”这种说法可以恰当地表达教会的功用，其他教会通常并不使用这样的语言，或直接拒绝这种说法。一些群体之所以采用这样的说法，是因为他们把教会理解为人通过参与三一上帝里的团契得以实现彼此团契的有效记号或媒介(有时也用工具一词来描述)。²¹ 那些避免使用这一表达的群体相信，把教会看作是圣礼会模糊作为整体的教会同个别圣礼之间的区别，也会导致人轻视教会群体里面的成员仍会犯罪的一面。但所有群体都赞同，上帝是救恩的创作者，差别仅在于各个群体对教会的本质、角色以及拯救行动中教会之礼仪的理解方式不同。

关于“教会即圣礼”这一表达

那些使用“教会即圣礼”这一表达的群体并没有否认各种圣礼独特的“圣礼性，”他们也没有否认牧师们的人性软弱。另一方面，那些拒绝使用这一表达的人也没有否认教会是上帝临在和上帝作为的有效记号。因此，这是否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问题，阐述方式上的合理差异是相互兼容、是可以相互接受的？

D. 统一性与多样性中的团契

28. 在团契生活中，合理的多样性是来自上主的恩赐。为了众人的共同益处，圣灵赐下各种各样、可以相互补充的恩赐给信徒(参林前 12:4-7)。门徒们蒙召要实现完全的合一(参徒 2:44-47; 4:32-37)，同时要尊重他们中间存在的多样性，这多样性也可以丰富门徒们的合一内涵。文化和历史因素促成了教会内丰富的多样性。福音需要用与特定时代和处境相关的语言、象征和形象来宣讲，为的是在各个时代和地方，福音可以被真实地活出来。无论何时，

²¹ 例如，在梵二会议上，天主教的主教们这样说：“教会在基督里就在圣礼的本质中，是一个与上帝共融和在所有人之中合一的记号和工具”(参《论教会教义宪章——万民之光》(the 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Lumen Gentium*, n.1)。这里运用工具一词意在正面表达教会的“有效性”。其他强烈肯定教会圣礼性本质的基督徒们指出，用工具一词来指基督徒群体是不恰当的。一个更为普遍接受的提法就是把教会看作是一个记号，正如世基联 1968 年在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四次大会的总结报告“圣灵与教会的大公性”中所见证的，文中这样说：“教会勇于谈及自身是人类未来合一的记号。”参 N. Goodall, 编：《乌普萨拉报告》(*The Uppsala Report*)，Geneva, WCC, 1968, 17。关于《万民之光》，见 www.vatican.va。

当一些基督徒们认为福音只有以他们自己的文化形式表达出来才是真正的福音形式时,当这些基督徒们又把他们认为是真正的福音形式强加到拥有不同文化的其他基督徒身上时,合理的多样性原则就受到了损害。

29.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放弃合一原则。借着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执行以及服务和见证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对基督的共同信仰,每一个地方教会都与其他所有地点、所有时代的地方教会有团契的关系。既服务于合一又支持多样性的教牧事工是教会领受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能够帮助那些拥有不同恩赐和视角的地方教会保持彼此之间相互尽责(mutually accountable)的关系。

30. 自从教会在圣灵的帮助下认识到要欢迎外邦人加入到团契中来(参徒 15:1-29; 10:1-11:18),合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就成为教会关注的首要问题。耶路撒冷会议致安提阿基督徒的信中包含了不妨称之为管理多样性与合一性问题的基本原则:“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徒 15:28)。后来的大公会议进一步提供了一些“不可少之事”的例子,就如 325 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上,主教们明确教导说,在信仰上的团契需要大家共同肯定基督的神性。在更近一些的时代里,教会联合起来共同阐明坚定的教会训导,这训导表达了如此基础性教义的含义,就如许多基督徒群体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²² 合理的多样性也是有限度的;当多样性超越了可接受的限度时,它对上帝赐予的合一是具有破坏性的。在教会之内,异端和分裂现象,加上政治冲突和仇恨的表达,这些已经对上帝所赐的团契产生威胁。上帝要求基督徒们不仅要不懈地努力战胜分裂和异端,更要保存和珍惜基督徒们在礼拜、习俗和法律方面合理的差异,培养在灵命、神学方法和神学表达方面合理的多样性,这种合理多样性的培养方式可以为作为一个整体之教会的合一性和大公性做出贡献。²³

²² 《世基联在南非与成员教会的咨商会——Cottesloe, 约翰内斯堡, 1960 年 12 月 7-14 日》(“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Consultation with Member-Churches in South Africa —Cottesloe, Johannesburg, 7—14 December, 1960”), 载于 *The Ecumenical Review* XIII (2), January 1961, 244-250; 《关于宗派性统一》(“Statement on Confessional Integrity”) 出自《基督里的新团契——世界路德宗联盟第六次大会的纪要, Dar-es-Salaam, 坦桑尼亚, 1977 年 6 月 13-25 日》(*In Christ a New Community: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Assembly of 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Dar-es-Salaam, Tanzania, June 13-25, 1977*), Geneva,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1977. 179-80, 210-12; 《关于种族主义与南非的决议》(“Resolution on Racism and South Africa”), 载于《渥太华 82——世界归正宗联盟(长老会和公理会)第 21 次大会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 1982 年 8 月 17-27 日》[*Ottawa 82: Proceedings of the 21st General Council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 (Presbyterian and Congregational) Held at Ottawa, Canada, August 17-27, 1982*], Geneva, Offices of the Alliance, 1983, 176-180; 《贝尔哈告白》(The Belhar Confession), www.urcsa.org.za/documents/The%20Belhar%20Confession.pdf

²³ 参世基联在《作为团契之教会的合一——恩赐与呼召》(“The Unity of the Church as Koinonia: Gift and Calling”) 中的陈述:“根源于神学传统、各种文化、民族或历史联系的多样性是团契本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多样性也有它的界限。比如说,当多样性使得共同认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上帝和救主的时候(来 13:8),这种多样性就是不合法的……在团契中,多样性是圣灵的恩赐,可以很好地和谐共存,这有助于体现上帝教会的丰富性和完全性。”载于 M. Kinnamon 编:《圣灵的记号——第七次大会的正式报告》(*Signs of the Spirit: Official Report Seventh Assembly*), Geneva-Grand Rapids, WCC-Eerdmans, 1991, 173. 国际双边对话中频繁地要处理合理的多样性问题。比如说,在安立甘宗—东正教的对话中就提到地方教会生活广泛的多样性:“只要他们对同一信仰的见证未受损害,这样的多样性就不该被看作是不足或是导致分裂的原因,而是圣灵完满性的标志,圣灵就是那位随意分赐各种恩赐的那位。”参《三一上帝的教会——安立甘宗—东正教国际对话委员会批准的塞浦路斯宣言(2006 年)》(*The Church of the Triune God: The Cyprus Statement Agre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Anglican-Orthodox Dialogue, 2006*), London, Anglican Communion Office, 2006, 91. 也参路德宗—罗马天主教的对话,《面对合一》(*Facing Unity*), 1984, § 5-7, 27-30, 尤其是 31-34, 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445-446, 449-450; 安立甘宗—罗马天主教国际委员会,《权威的恩赐》(*The Gift of Authority*), § 26-31, 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68-69; 循道卫理公会—罗马天主教对话,《在爱中言说真理》(*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 50, 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154.

合理的与具有分裂性的多样性

为探索基督为我们所祈求的合一而举行的普世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种不同教会的代表们在圣灵的帮助下，根据上帝的旨意努力识辨出教会合一的必要因素，识辨出哪些可以恰当地理解为合理的多样性。尽管众教会拥有他们自己的程序来区分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多样性，很明显其中缺少了两件事情：(a) 共同的标准或识辨方法；(b) 需要有相互认可的结构组织来有效运用共同的标准或识辨方法。众教会都寻求遵循上主的旨意，但他们在信仰与教制的一些方面持续保持不一致，在这些不同意见是否会导致教会分裂或相反地成为合理多样性的一部分方面也无法达成共识。我们邀请众教会一同来考虑：我们可以采取怎样积极的步骤来促成大家对多样性的共同检验？

E. 地方教会的团契

31. 团契教会论 (The 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 为我们思考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的关系提供了有用的框架。地方教会是“受洗信徒所组成的团契，在此团契中，圣道得以宣讲，使徒信仰得以认信，圣礼得到执行，基督为世界所成就的救赎工作被见证出来，主教或其他牧师们执行用以服务团契的监督职分，”²⁴ 大多数基督徒都能赞同这一对地方教会的理解。而且文化、语言和共同的历史都会融入到地方教会的结构中。与此同时，每个地方的基督教群体与其他的地方教会共同拥有过团契生活所必需的因素。每个地方教会自身都包含了完整的教会要素。地方教会是完全意义上的教会，但不是整个教会。这样，地方教会不应被看作是与其他地方教会相隔绝的，而是与它们保持动态联系。自起初以来，各地方教会一直通过爱心捐助、交换信函、相互访问、共领圣餐和表达团结一致的可见形式来保持团契的关系（参林前 16:2，林后 8:1-9，加 2:1-10）。在最初几个世纪，地方教会不时地聚集在一起，彼此咨商。所有这些都是培育相互依存关系、保持团契相交的方式。因此地方教会的团契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额外存在。普世教会就是所有地方教会的团契，是世界范围内的地方教会在信仰和崇拜方面的相互联合。²⁵ 团契并不仅是所有地方教会的简单相加、联盟或并列，而是所有的地方教会一起都是同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和行动的教会。正如耶路撒冷的西里尔 (Cyril of Jerusalem) 在预备洗礼的教理问答中所描述的，教会的大公性并不是简单地指教会在地理意义上的拓展，更指众地方教会的多重种类，指的是地方教会共同参与信仰和生命的完满中，这一完满使众地方教会联合成为一个团契。²⁶

32. 在普世教会中，在对众地方教会之团契的共同理解中，不仅在“地方教会”这一表达所意指的地理拓展方面，更在主教们的角色方面，众教会的观点出现了分歧。一些教会相信，

²⁴ 参世基联与罗马天主教联合工作组的报告，《地方与普世的教会》(“The Church, Local and Universal”), § 15, 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866. 在此描述中，“地方的”不应该与“宗派的”混同起来。

²⁵ 参世基联新德里、乌普萨拉和内罗毕大会的合一表述，载于 W.A. Visser't Hooft 编，《新德里报告——世基联第三次大会 (1961)》(The New Delhi Report: The Third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61), London, SCM, 1962, 116-134; N. Goodall 编：《乌普萨拉报告 (1968)——世基联第四次大会的正式报告》(The Uppsala Report 1968: Official Report of the Fourth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Geneva, WCC, 1968, 11-19; and D. M. Paton 编：《破除障碍，内罗毕大会 (1975)——世基联第五次大会的正式报告》(Breaking Barriers Nairobi 1975: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Fifth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London-Grand Rapids, SPCK-Eerdmans, 1976, 59-69.

²⁶ Cyril of Jerusalem, 《教理问答》18 (Catechesis 18), in J.P. Migne, 《希腊教父》(Patrologia Graeca) 33, 1044.

作为使徒继承人的主教们对地方教会的结构和实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地方教会就是一个教区，由许多堂区构成。对其他已经发展出各种形式自我理解的教会来说，地方教会这一表达更少具有普遍性，无需参照主教的职分来进行界定。在后者类型中的一些教会看来，地方教会不过是指信徒们所组成的会众，他们聚集在一处聆听圣道，举行圣礼。有的教会认为主教的角色对地方教会是必要的，有的教会认为是不必要的，对这两种教会而言，“地方教会”这一表达也不时用来指教会的地区性布局，他们构成了一个会议性结构（synodal structure），由一个主席职位（presidency）统领。最后，地方教会、地区性教会和普世教会在教制方面相互的关系如何？尽管在涉及到这一关系的多边和双边对话中，教会已经在寻求共识方面采取了一些有价值的举措，但众教会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²⁷

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

就普世教会之内地方教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团契，许多教会能接受一种共同的理解。这些教会共同认为，借着天父的旨意和圣灵的能力，地方教会中确实能显明基督的临在（地方教会就是“完整意义上的教会”），正是耶稣基督在地方教会中的临在又推动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建立团契关系（地方教会并不是“整个的教会”）。在接受这一基本共识的地方，人们却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地方教会”这一表述。在共同探求更紧密的合一中，我们邀请众教会在这领域来寻求更精确的相互理解和共识：一个完全合一的教会有不同水平上的生活，这些不同水平上的生活之间恰当的关系是什么？需要教会领袖开展什么样的具体事工来培养并服务于这些关系？

²⁷ 在双边对话层面上，一个好的例子就是世基联和罗马天主教共同工作组的报告《地方和普世的教会》（“The Church: Local and Universal”），in www.oikoumene.org/en/%20resources/documents/wcc-commissions/。也参 *Growth in Agreement II*, 862-875。在双边对话层面上，参路德宗-罗马天主教“教会和称义”的《教会团契和众教会的团契》（“Ecclesial Communion-Communion of Churches”）部分，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505-512，尤其请参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关于《教会圣礼性本质的教会论和法典性后果——教会团契，公会议制和权威（2007）》[“Ecclesiological and Canon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acramental Nature of the Church: Ecclesial Communion, Conciliarity and Authority”(2007)]的表述，www.vatican.va/roman_curia/pontifical_councils/chrstuni/ch_orthodox_docs/rc_pc_chrstuni_doc_20071013_documento-ravenna_en.html。

第三章 在团契中成长的教会

A. 既济与未济

33. 教会是一个终极实在 (eschatological reality), 已经在期待上帝的国, 但是教会还没有完全实现自我。在建立国度和引导教会方面, 圣灵是主要的动因。圣灵引导教会在这一过程中为上帝的工服务。圣灵引导救恩历史的整个过程, 为要实现最终在基督里的同归于一 (recapitulation) 来荣耀天父, 只有当我们鉴于圣灵的工作来理解当下之时, 我们才开始把握几分教会的奥秘。

34. 一方面, 教会作为信徒的团契保持着与上帝的位格性关系, 教会已经是上帝所意愿的终极群体。团契的新生活已经有效地实现了, 把这新生活呈现出来的可见与可触及的记号包括: 接受和分享使徒信仰, 领受洗礼, 一起掰饼, 共享圣餐, 同心祈求, 彼此代祷, 又为世人的需要代求, 在爱中彼此服事, 同欢笑共悲伤, 提供物质支持, 在使命中宣讲和见证福音, 携手为正义与和平而努力。另一方面, 作为一种历史性实在 (historical reality), 教会是由受到世界各种条件限制的人构成的。这样的限制条件之一就是变化:²⁸ 或是正面的变化, 体现为成长和发展, 或是负面的变化, 体现为衰退或扭曲。其它的条件包括文化和历史的因素, 它们对教会的信仰、生活和见证会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35. 教会作为一个朝圣的群体总与罪的现实抗争。普世对话已经表明, 在教会的圣洁性和人的罪方面, 有时被人们看作是冲突性观点的背后存在着一些深刻的、共同持有的信念。基督徒表达这些共同信念的方式有着显著的差异。对一些基督徒来说, 他们的传统肯定教会是无罪的; 既然教会是无罪之基督的身体, 教会不可能犯罪。另一些基督徒认为, 说教会能犯罪是恰当的, 因为会存在着能够影响教会机构自身的系统性的罪; 尽管罪与教会的真正身份相冲突, 但罪却是真实存在的。各种群体对罪自身的理解方式也不同, 把罪首要地看作是道德的缺欠还是把罪理解为关系的破裂, 罪是否具有系统性, 罪何以具有系统性, 这些不同的理解方式也会对教会是否会失败犯罪这一问题有影响。

36.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根据基督的应许,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 (参太 16:18)。基督完全地、不可逆转地战胜了罪恶。借着基督的应许和恩典, 教会将一直分享基督胜过罪恶的成果, 基督徒们对此充满信心。基督徒们也共同认识到, 在当下时代, 不论是基督徒个体还是群体, 我们容易受到罪恶力量的伤害。众教会都承认在信徒中存在着罪这一事实以及罪所带来的、令人忧伤的影响。众教会都认识到自己需要持续地自省、补赎、悔改 (metanoia)、和好和更新。圣洁和罪以不同的、不平等的方式与教会的生活产生关联。按照上帝的旨意, 圣洁表达了教会的身份, 而罪站在了这一身份的对立面 (参罗 6:1-11)。

B. 在团契的本质性因素方面成长: 信仰、圣礼和圣职

37. 上帝给我们团契这一恩赐, 这一恩赐在获得完全实现的征程中需要基督教群体对教会生活的基本方面拥有共识。“在一个可见的、合一的教会内实现完全共融是普世运动的目标, 这需要在以下教会性因素方面体现出团契精神: 使徒信仰的完满性, 圣礼的生活, 一个真正彼此承认的圣职系统, 公会议体制下的关系与决策的结构形式, 今世共同的见证和服事生活。”²⁹ 这些属性为保持教会合理多样性中的合一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框架。不但如此, 教会

²⁸ 变化这一限定条件并不是指要模糊耶稣基督和福音的永恒意义: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来 13:8)。

²⁹ 引自《教会——地方的与普世的 (1990)》 (“The Church: Local and Universal”), § 25, 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868. 这一文本的第 10 到 11 段落、第 28 到 32 段落以引用和脚注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这一文本对团契的陈述吸收了广泛的、普世对话的成果, 包括安立甘宗、路德宗、循道宗、东正

朝着唯一教会的合一这一方向的成长与教会所领受的恩召——促成人类同一切受造物的合一——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恩召源自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万有正是在他里面得以和好。普世教会的对话，就如就《洗礼、圣餐和圣职》的写作和被接受的过程所展开的对话，已经表明人们在寻求对团契之本质性要素的共同理解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尽管教会在理解洗礼和圣餐方面的共识要大过在理解圣职方面的共识。本文写作的目的不是要重复那些过去的成就，而是要对这些成就进行简要的总结，同时也表明近年来做出了哪些进一步的努力。

信仰

38. 关于这些要素中的第一个，大家已经有普遍共识，就是教会蒙召要在每个时代宣讲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仰（犹大书 3），要在首先经由使徒们所传给我们的教导方面站立得住。信仰由上帝之道所引发，由圣灵的恩典所启示，在圣经中被证明，借教会活的传统得以流传。在崇拜、生活、服事和使命中，人们认信自己的信仰。信仰需要在变化的时代和地点、在变化的处境中被诠释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诠释必须与原初的见证和历世历代对信仰忠实的解释保持连贯一致。在积极回应各个时代和地方的挑战时，信仰必须要被活出来。信仰会针对个人和社会的状况发出责备，包括责备非正义、侵犯人的尊严和贬低受造物这样的状况。

39. 普世对话表明，在基督教教义的许多核心方面中，已经有很多方面把信徒联合起来。³⁰在大多数教会的礼文中都会宣信《尼西亚信经》，1991 年的研究文献《认信同一信仰》(*Confessing the One Faith*) 不仅成功地表明，就大多数教会礼文所运用的《尼西亚信经》的意义理解而言，在基督徒们中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共识。该文献也解释了信经所承载的信仰如何根植于圣经、如何在普世信条中被认信、并且在与当今世界的挑战相关联时应该如何被重新认信。1991 年文献的目的不仅是帮助教会认识到他们要忠诚于存在于他们和其他教会里的信仰，也为教会今天宣讲信仰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普世工具。1998 年，《瓦器中的珍宝》(*A Treasure in Earthen Vessels*) 一书探讨了圣经和传统在传递信仰方面持续的诠释问题，该书指出：“圣灵启示并带领每个教会在进行教会间对话时来反思和重新诠释各教会的传统，目的总是要在上帝教会的合一中把唯一的传统 (the one Tradition) 呈现出来。”³¹ 传统 (Tradition) 在圣

教、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也吸收了世基联几次大会所采纳的合一表述（参脚注 16，第二章）。世基联的陈述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as Koinonia: Gift and Calling” 通过在相互承认之后加上相互和解一语提升了圣职性要素的地位。[参 M. Kinnamon 编: *Signs of the Spirit: Official Report Seventh Assembly*, Geneva, WCC, 1991, 173]. 类似的、列陈团契之基本构成要素的表述也出现在路德宗-罗马天主教的对话文本 “Facing Unity” 中，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456-477，该文本把教会陈述为拥有信仰、圣礼和服务的群体；卫理公会-罗马天主教的对话文本 “The Apostolic Tradition,” 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610-613，根据信仰、崇拜和圣职来描述教会这一活的机体。世基联新德里大会（1960）、内罗毕大会（1975）、堪培拉大会（1990）和阿雷格里港大会（2006）经典的合一论述也表达了实现合一的本质要素，引自阿雷格里港大会文献的话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们的教会已经肯定，我们所祈求、盼望和为之实现而努力的合一是要实现团契，在对使徒信仰的共同认信中，在借着同一洗礼和共领圣餐而进入的共同圣礼生活中，在教会成员和圣职之间实现彼此承认和相互和好的共同生活中，在见证上帝恩典福音和服务整个受造物的共同使命中，团契得以赐给我们，团契精神得到了体现。这样的团契要在每个地方、借着处于不同地方教会之间的、公会议性质的关系表达出来，” “Called to Be the One Church,” 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606-7.

³⁰ 例如，参 Walter Kasper 著：《收获果实——就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方面展开的对话》(*Harvesting the Fruits: Basic Aspects of Christian Faith in Dialogue*) 一书中《我们共同信仰的基本点——耶稣基督和神圣三一》 (“Fundamentals of Our Common Faith: Jesus Christ and the Holy Trinity”) 和《救恩、称义与成圣》 (“Salvation,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这两章，(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9), 10-47，这部分叙述了圣公会、路德宗、循道卫理公会、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些主题。

³¹ 《宝贝放在瓦器里》 (*A Treasure in Earthen Vessels*), Geneva, WCC, 1998, § 32. 早先的文献《洗礼、圣餐和圣职》一书中的“圣职”部分 § 34 指出：“教会中的使徒传统指的是使徒之教会在持久性特点方面的连续性：对使徒信仰的见证，对福音的宣讲和新的诠释，举行洗礼和圣餐，圣职责任的传递，在祈祷、爱心、喜乐和苦难中的团契，服务有疾病、有需要的人，地方教会的合一以及分享上主赐给各教会的恩赐。”载于《洗礼、圣餐和圣职》一书 Geneva:WCC, 1982.

经的形成和对圣经接续下来的解释方面有重要作用，在教会一般都赞同这一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多近期的对话已经尝试着去理解基督教群体如何参与到这样的解释过程中。许多双边对话已经肯定，对上帝之道当代意义的教会性诠释涉及到整个群体的信仰经验、神学家们的洞见和接受按立之圣职人员的洞察力。³² 当今教会的挑战是教会能否就这些释经因素如何共同发挥功用达成一致意见。

圣礼

40. 关于圣礼，众教会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的赞同《洗礼、圣餐和圣职》（1982年）所采用的、描述洗礼和圣餐的施行及其意义的方式。³³ 这一文本也建议在最重要的、没有解决问题上寻求进一步共识的渠道。这些问题包括：谁可以领受洗礼？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以及圣餐与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简略评述圣礼的同时，《洗礼、圣餐和圣职》并没有提到许多群体所施行的、被看作是圣礼的其它礼仪，该文献策划时也没有要把那些认为自己的天职不包括洗礼和圣餐的礼仪、但同时又共享教会圣礼生活之基督教群体的观点考虑进来。

41. 在众教会中，对洗礼的理解取得了不断增长的共识，这些共识可以被总结如下。³⁴ 借着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之名用水施行的洗礼，基督徒与基督联合，也与在各时、各处的教会里基督徒们彼此联合。洗礼把人引入基督里的新生活，并欢庆这样的新生活，欢庆人参与到耶稣基督的洗礼、生、死和复活中（参太 3: 13-17；罗 6:3-5）。洗礼是“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提多书 3: 5），把信徒纳入基督的身体，使信徒能有份于上帝的国度和共享来世的永生（参弗 2:6）。洗礼涉及到认罪、内心的皈依、宽恕、洁净和成圣，洗礼把信徒祝圣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中的一员（彼前 2:9）。这样，洗礼是合一的基本纽带。一些教会看这圣灵的恩赐是通过圣礼以特别的方式赐下来的，这些教会把圣礼看作是入教圣礼中的一个。关于洗礼的一般性共识已经导致参与普世运动的一些教会要求众教会在洗礼方面的相互承认。³⁵

42. 洗礼和圣餐之间存在着动态的、深刻的相互联系。新入教之基督徒所加入的团契通过圣餐得到更完整的表达，在圣餐中团契也得到进一步滋养，这再次肯定了借洗礼而来的信仰，也给要活出自己恩召的信徒带来恩典。普世对话中标记出的、在圣餐方面取得共识的进展可

³² 例如，参路德宗—东正教的陈述《圣经与传统》（“Scripture and Tradition”），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224-225；循道卫理公会—罗马天主教的陈述《生命之道》（“The Word of Life”），§ § 62-72，这部分描述了“洞察力的代理”（Agents of Discernment），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 632-34；圣公会—罗马天主教的陈述《关于权威的恩赐》（“Gift of Authority”），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60-81；基督会—罗马天主教的陈述《接受并传递信仰——教会的使命与责任》（“Receiving and Handing on the Faith: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urch”），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121-137；循道卫理公会—罗马天主教的《在爱中言说真理——在天主教徒和卫理公会信徒中的教导权威》（“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Teaching Authority among Catholics and Methodists”），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138-176；改革宗—东方正教会（Oriental Orthodox）的“报告”（2001年），§ § 22-28，则部分描述了《传统与圣经》（“Tradition and Holy Scripture”）和《基督教群体中神学家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Theologian in the Christian Community”），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43-44。

³³ 参《洗礼、圣餐和圣职，1982-1990：关于过程和回应的报告》（*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1982-1990: Report on the Process and Responses*, Geneva, WCC, 1990, 39, 55-56.）

³⁴ 这一段叙述的资料在《洗礼、圣餐和圣职》一书中次标题为《洗礼的意义》（“II. The Meaning of Baptism”）那部分有详尽说明，参洗礼的部分，§ § 2-7。四个国际双边对话中也有非常相似的肯定，见 W. Kasper 著的《收获果实》一书中《关于洗礼的共同理解》这一部分，第 164-168 页，也见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研究文献《同一洗礼——迈向相互承认的征程》（*One Baptism: Towards Mutual Recognition*），Geneva, WCC, 2011.

³⁵ 这样相互认可洗礼的一个例子是，德国基督教协会 16 个成员教会中的 11 个相互承认洗礼，这发生在 2007 年 4 月 29 日，关于对此事件的叙述，请查阅 www.ekd.de/english/mutual_recognition_of_baptism.html .

以总结如下。³⁶ 主的晚餐是这样施行的，基督徒环绕在圣餐桌前，一同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圣餐礼是对福音的宣讲，是为圣父在创造、救赎和成圣过程中所完成的一切来尊荣圣父（doxologia）；是纪念基督耶稣的受死、复活以及他一劳永逸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anamnesis）；是吁请圣灵来对杯和饼的元素以及参加圣餐礼之人进行转化（epiclesis）。那时要为教会和世界的需要来代祷，圣餐是对未来国度的期待和预尝，信徒团契的意义再次得到深化，促使基督徒们出去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使命——甚至在当下开启上帝之国。圣保罗强调了主的晚餐和教会自身生活之间的联系（参林前 10:16-17； 11:17-33）。

43. 正如认信信仰和领受洗礼是与服务和见证的生活不能分开的，圣餐礼也要求上帝唯一家庭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和好与分享的生活。“基督徒通过领受圣餐蒙召要与被排斥之人团结一致，要成为基督之爱的记号，基督曾为所有人活并为所有人牺牲自己，现在他在圣餐中把自己赐给我们——圣餐礼为当今时代带来了一个新的现实，这现实将基督徒们转化为基督的形象，因此能让这些基督徒们成为基督有效的见证人。”³⁷ 一些教会中的礼仪复兴可以部分地被看作是这些教会对普世教会关于圣礼之对话所取得共识的接受。

44. 洗礼、圣餐和其他圣礼应该被称作“圣礼”（sacraments）还是“律例”（ordinances），不同的基督教传统在这方面有不同意见。圣礼（英文 sacrament 用来翻译希腊文 mysterion，意为奥秘）一词表明上帝的拯救工作借着礼仪的行动得以传递，而律例（ordinance）一词强调的是礼仪行动自身是遵照耶稣基督的话语和榜样施行的。³⁸ 这两种立场常被人看作是相互反对的。然而正如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研究文献《同一洗礼》（*One Baptism*）指出：“大多数的传统，不管它们是用‘圣礼’还是‘律例’一词，都认为这些事件既具有工具性意义（上帝借助这些事件带来了一个新的现实），又具有表达性意义（把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表现出来）。一些传统强调工具性的维度——其它传统强调表达性的维度。”³⁹ 那么这一差别或许更多是各自强调重点的不同过于是教义的不同？这些礼仪表达了教会“制度性”和“灵恩性”的方面。这些礼仪是耶稣设立的，是可见的、有效的行动；与此同时，这些礼仪也通过圣灵的行动产生效力——圣灵借着这些礼仪为那些领受圣礼的人装备了各样的恩赐，使他们能够造就教会，完成教会在此世对世界怀有的使命。

圣礼与律例

鉴于人们在洗礼和圣餐方面的一致意见，也鉴于人们对“圣礼”和“律例”这两种表达的历史根源和潜在相容性所进行的进一步思考，教会受到挑战，要来探索是否能就教会生活中涉及这些礼仪的层面达成更深层次的一致。这种一致能引导教会考虑一些额外的问题。大部分教会举行其它的仪式或圣礼，如在他们的崇拜里举行坚振礼、婚礼和按立礼，许多教会也有赦罪礼和为病人祝福的礼仪：难道这些圣礼或律例的数目以及它们的教会地位问题不应该在普世对话中寻求解决吗？我们也邀请众教会来思考，众教会是否能就谁可以领受洗礼、谁可以主持教会的礼仪活动这样的问题达成更紧密的共识？更进一步说，一些教会举行圣礼，还有一些基督教群体认为分享基督里的生命并不需要举行圣礼和其它礼仪，在这两种教会之

³⁶ 这一总结采用了《洗礼、圣餐和圣职》中第二部分《圣餐的意义》（“II. The Meaning of Eucharist”）的内容，参圣餐部分，§§ 22-26。关于在圣公会、路德宗、循道卫理公会、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之间达成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共识，参 Kasper 所著《收获果实》（*Harvesting the Fruits*）中的“圣餐礼”这一部分，在那本书的第 168-90 页。

³⁷ 引自《洗礼、圣餐和圣职》中的圣职部分，§§ 24 and 26。

³⁸ 拉丁文 sacramentum 是指应征之人在进入军队服役之时所诵读的誓言，特土良（160-220），第一位用拉丁语写作的主要神学家，用 sacramentum 一词来指洗礼。

³⁹ 《同一洗礼——迈向相互承认的征程》（*One Baptism: Towards Mutual Recognition*），30。

间，是否存在着能建立更全面相互理解的方式？

教会内的圣职

按立的圣职

45. 所有教会都肯定圣经的教导，与旧约中的许多祭司（参来 7: 23）不同，耶稣，我们的大祭司（参来 8:10），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了赎罪之祭（参来 7:27； 9:12； 9:26； 10:10,12-14）。然而众教会从这些文本汲取的含意并不一样。《洗礼、圣餐和圣职》一书指出，受按立的牧师们“可以恰当地被称为祭司，因为他们通过圣道与圣礼、通过他们的代祷和对基督教群体的教牧性引导坚固和建立信徒有君尊的、先知性的祭司职分，如此他们履行了祭司的服事职分。”⁴⁰ 本着这样的观点，一些教会认为受按立的圣职与基督独一的祭司职分有特别的关系，基督的祭司职分纵使与彼前 2:9 所描述的、有君尊的祭司职分有关联，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这些教会相信，一些人借着按立圣礼接受了圣职，要发挥特定的祭司功用。⁴¹ 其他的教会并不把接受按立的圣职人员看作是“祭司，”他们也不从圣礼的角度来理解按立。传统上认为只有男性才能接受按立来宣讲圣道，施行圣礼，基督徒们关于这一传统限定的意见也不一致。

按立的圣职

普世对话一再表明，与按立职分相关的问题被视为合一道路上具有挑战性的障碍。如果像这样的问题——与被按立之圣职人员的祭司职分问题有关的问题——众教会在理解上的不同阻碍了全面的合一，那么它始终是众教会要紧急面对的首要议题，必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46. 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组织和运用按立的圣职？尽管众教会就此问题都会查考圣经来寻求上主的旨意，但新约圣经中关于圣职的记载却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圣灵不时地带领教会，让教会的各种职分与处境的需要相适应（参徒 6:1-6）。各种形式的职分都因圣灵的恩赐而蒙祝福。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们，如安提阿的伊格纳丢（Ignatius of Antioch），坚持主教、长老和执事三重圣职。⁴² 这一把三个圣职相互关联起来的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根源于新约圣经的；最终这一模式被普遍接受，今天许多教会仍把它看作是标准模式。自宗教改革以来，一些教会已经采用了不同的圣职模式。⁴³ 在保持教会使徒性的一些方式中，就如圣经正典、信条和崇拜秩序这些方式，其中按立的圣职发挥了重要的功用。在圣职方面的统绪被用以保持教会自使徒以来的连续性。

47. 几乎今天所有的基督教群体都有一个正式的圣职结构。这一结构也频繁地走向多元，也

⁴⁰ 《洗礼、圣餐和圣职》（*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中的圣职部分，§ 17。

⁴¹ 参圣公会—罗马天主教的文本《圣职与按立》（“*Ministry and Ordination*”）和《阐明》“*Elucidation*,” 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 78-87; 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的对话文本，《教会圣礼性结构中的圣礼秩序》（“*The Sacrament of Order in the Sacr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Church*”），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671-679。

⁴² 参安提阿的伊格纳丢（Ignatius of Antioch），《伊格纳丢达马内夏人书》（*Letter to the Magnesians*）6 和 13; 《伊格纳丢他拉勒人书》（*Letter to the Trallians*）7; 《伊格纳丢达非拉铁非人书》（*Letter to the Philadelphians*）4; 《伊格纳丢达士每拿人书》（*Letter to the Smyrnaeans*）8。

⁴³ 关于这些宗教改革之后的圣职发展情况，有两个非常有洞见的描述：一个是改革宗—罗马天主教的文本《迈向对教会的共同理解》（“*Toward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 12-63，题为《迈向记忆的和解》（“*Towards a Reconciliation of Memories*”），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781-795; 另一个是路德宗—罗马天主教的文本，《教会的使徒性》（*The Apostolicity of the Church*），Minneapolis 2006，§ § 65-164，第 40-71 页。

或多或少清晰地反映出主教、长老和执事 (episkopos-presbyteros-diakonos) 这三重圣职模式。但是“历史性的主教职分”(意指所祝圣的主教是按照可以回溯到教会最早一代的、具有使徒统绪性的), 或者更普遍些的、按立圣职的使徒统绪性, 它们是否是基督为他的教会所预设的, 教会在此问题上保持着分裂的状态。一些教会相信, 主教、长老和执事这三重圣职模式是教会继续忠于福音的记号, 对整个教会的使徒连续性来说很重要。⁴⁴ 与此相反, 其他教会并不认为对福音的忠诚和圣职方面的统绪有紧密的联系, 一些教会对“历史性主教职分”持警惕的态度, 因为他们看到“历史性主教职分”很容易被滥用, 甚至对基督徒群体的健康发展有潜在的危害。《洗礼、圣餐和圣职》从它的角度只是肯定三重圣职“今天可以当作是我们所寻求之合一的表达, 也是实现合一的一种手段。”⁴⁵

三重圣职

关于受按立的圣职在教会中的地位问题, 教会取得的共识一直在增多, 鉴于此迹象, 它把我们引向这样一个问题, 就三重圣职在实现上帝所意愿的教会合一方面, 它是否可以看作是上帝对教会旨意的一部分, 教会对此问题能否达成一致。

在教会圣职中有关权威的恩赐

48. 教会中所有的权威都来自教会的主和教会的头——耶稣基督, 基督的权威在新约中用这个希腊文单词来表达: *exousia* (意思是权力, 被委派的权威, 道德权威, 影响力; 字面意思是“从自身本质而出” *from out of one's being*)。在耶稣的教导中 (参太 5:2; 路 5:3), 在他所行的神迹中 (参可 1:30; 太 14:35-36), 在他赶鬼的行动中 (参可 1:27; 路 4:36), 在他赦免罪恶时 (参可 2:10; 路 5:4), 以及他在救恩的道路上引导门徒时 (参太 16:24), 耶稣都在行使他的权威。耶稣整个的事工都以此权威为特征, 这权威是用来服务人群的 (可 1:27; 路 4:36)。领受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 (太 28:18) 之后, 耶稣与使徒们分享自己的权柄 (参约 20:22)。监督 (*episkopé*) 这一圣职的继承者们在福音的宣讲、圣礼的施行、尤其是圣餐的举行以及对信徒的教牧引导中都行使这权威。⁴⁶

49. 在教会中, 对权威独特本质的理解和对权威的行使只有依据那位被钉十字架、“虚己”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之教会元首的权威才是正确的 (腓 2:7-8)。耶稣的终极应许是要引导教会在天国的治理中走向完全, 我们要在这一应许中来理解权威。因此教会的权威不同于世界的权威。当门徒们寻求凌驾于彼此之上的权力时, 耶稣纠正了门徒们的想法, 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并且为他人舍命 (参可 10:41-45; 路 22: 25)。教会内的权威必须理解为谦卑的服侍, 在信仰、生命和见证中滋养并建立教会的团契; 权威行使最好的例证就是耶稣给门徒们洗脚这一行动 (参约 13:1-17)。这权威是爱的服务 (*diakonia*), 没有任何征服和强制在其中。

⁴⁴ 在这一点上, 路德宗—罗马天主教的文献《教会与称义 (1993)》(“Church and Justification”) 的 § 185 中说道: “称义的教义和上帝所设立的、对教会来说是必要的按立圣职观念是不冲突的”(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529)。然而几段之后, 同一文献又做了如下补充: “就监督职分的神学性和教会性评价而言, 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的观点差异并没有那么激进, 以致路德宗放弃监督圣职或对主教圣职持冷漠的态度, 因此与天主教所宣称的、监督制对教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主张有冲突。问题更多在于评价这一圣职的、清楚的等级程度, 在天主教一方, 主教圣职可能已经通过表语被描述为‘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而在路德宗一方则被描述为‘重要的’、‘有意义的’以及如此看来是‘令人满意的’”(*Growth in Agreement II*, 532)。

⁴⁵ 《洗礼、圣餐和圣职》中的圣职部分, § 22.

⁴⁶ 关于耶稣权威以及耶稣与教会分享他权威的基本描述, 这部分基本上是对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关于《教会圣礼性本质的教会论和法典性后果——教会团契, 公会议制和权威》的拉韦纳宣言 (*Ravenna Statement 2007*) 比较贴近的意译, § 12; 见上, ch. II, 注释 27.

50. 这样，教会内各种形式、各种层次上的权威必须与纯粹的权力区分开来。这一权威是圣父在圣灵的能力中、通过圣子所赐予的，如此这权威反映出上帝的圣洁。教会在不同程度上承认的权威来源，就如圣经、传统（Tradition）、崇拜、公会议和教会大会（synods），也反映出三一上帝的圣洁。无论在哪里，我们要把人或教会引向圣洁，如果权威的行使能使这样的真理得以表现出来，如果权威的行使能使上帝的圣洁得以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表达出来，这样的权威就该被承认。圣洁意味着与上帝、与他人以及与一切受造之物都有更真实的关系。纵观整个历史，在圣徒的生命中、在修道主义的见证中以及在信徒群体活出并表达出福音真理的各种方式中，其中所含的特定权威都是教会所承认的。与此相应的是，普世对话、以及普世对话所产生的共识文本如果反映出大家在爱中对真理的求索和发现，如果要求信徒们来寻求上主对教会团契的旨意，如果邀请大家持续地做出悔改和活出圣洁生活时，那么这对话和文本里所含的特定权威也是我们可以承认的。

51. 耶稣基督，教会的唯一元首，与那些拥有领袖职分之人所分享的权威既不单是个人化的，也不单是群体所委派的。这权威是圣灵的恩赐，是注定要在爱中为教会服务（diakonia）的。权威的行使包括参与整个群体中，这信仰群体的信仰感知（sensus fidei）有助于对上帝的整体理解，这群体通过接受被按立牧师做出的引导和教诲证实了这领导力的真实性。互爱与对话将那些行使权威的人和那些服从权威的人联合起来。作为一种在信仰、崇拜和服事方面以受死和复活之主的权威（exousia）来引导基督教群体的一种方式，这种权威的行使能够要求人顺服，但这样的要求是要人以自愿合作和乐意赞同来回应，因为行使权威的目的是要帮助信徒在基督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参弗 4:11-16）。⁴⁷ 所有上帝子民所共享的、对福音真实意义的“感知”（sense），那些以专门的方式献身圣经和神学研究之人的洞见，那些尤其是被祝圣拥有监督职分之人的带领，这三者在识辨上帝对群体的旨意方面共同发挥着作用。教会中的决策需要寻求和导出所有人的共识，这依靠圣灵的带领，而识辨圣灵的带领需要大家专注聆听上帝之道，也彼此倾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积极接受圣灵带领的过程中，圣灵会解决决策中许多可能含混的地方。一些基督教领袖的权威教导发出的影响已经超出他们所在群体的边界，即使现在教会还处在分裂状态，但普世运动使这种影响成为可能。例如，在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领导下，他宣称“一个分裂的教会是无力战胜种族隔离问题的，”⁴⁸ 普世牧首巴多罗买（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发出倡议，要基督教领袖们在保护生态的事业上联合起来，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付出努力，邀请基督徒们和其他宗教的领袖们一起为和平祈祷，一起倡导和平，罗杰弟兄（Brother Roger Schutz）发出了影响力，他启发无数的基督徒，尤其是年轻的基督徒一起来敬拜三一上帝。

教会的权威及其行使

各种双边对话已经记录了在权威及权威的行使方面众教会寻求共识所采取的重要步骤。⁴⁹

⁴⁷ 参《教会圣礼性本质的教会论和法典性后果——教会团契，公会议制和权威》，§ § 13-14；见上，ch. II，注释 27。

⁴⁸ Desmond TuTu, 《迈向信仰、生命和见证中的团契》（“Towards Koinonia in Faith, Life and Witness”），载于 T. Best and G. Gassmann 编：《走向更完满的团契》（*On the Way to Fuller Koinonia*），Geneva, WCC, 1994, 96-97。

⁴⁹ 例如，见安立甘宗—罗马天主教的报告《教会中的权威》（“Authority in the Church”），1976，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 88-105；《教会中的权威 II》（“Authority in the Church II”），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 106-18；《权威的恩赐》（“The Gift of Authority”），1998，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60-81；循道卫理公会—马天主教文献《在爱中言说真理——在天主教和卫理公会信徒中的教导权威》（“Speaking the Truth in

然而就权威的不同来源所应得到的相关分量而言，就教会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运用手段来实现一个信仰的规范化表达而言，就受按立的牧师在为启示提供一个权威性解读中所发挥的功用而言，众教会保持着持续的不一致。但所有的教会都有同样急迫的关切，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谦卑地、同时又带着让人信服的权威来宣讲福音、解释福音和活出福音。围绕权威被认可和行使的方式这一问题寻求普世性共识，难道不可以在众教会所努力的宣教性福音事工中发挥创造性的功用吗？

监督的职分 (Episcopé)

52. 作为基督身体和上帝终极子民的教会是圣灵通过多样的恩赐或职分建立起来的。这一多样性需要一个协调的职分，目的是能让这些恩赐把教会、教会的合一和使命凸显地更加丰富。⁵⁰ 拣选被分别之人特为忠诚地、根据福音来履行监督的圣职，这对教会的生活和使命来说是必要的，也有着基本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监督结构的发展也是不同的；但所有的群体，不管他们是否按监督的形式建立教制，他们始终看到教会需要监督职分。无论在什么情形下，监督的职分都是为保持连续的使徒信仰与合一生活服务的。在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之外，这一圣职的首要目的就是忠实地捍卫和传递所启示的真理，使地方的会众彼此相交，给予相互的帮助，并带领大家来见证福音。这样的带领也包括对各种基督教服务组织的监督，这些组织致力于提升人们的生活、减轻人们的受苦，包括教会为世界提供服务 (diakonia) 的方面，我们将会在下章中提及这些。所有这些职能都用监督 (episcopé) 一词来归纳，这些职能是由这样的人来执行的，他们与自己群体中的信徒们以及与其他地方群体中执行此职能的人都有关联。肯定监督职分的意义即在于此，因为教会中所有的职分都需要以个人的 (personal)、合议的 (collegial)、群体的 (communal) 方式来实行。⁵¹ 《洗礼、圣餐和圣职》简洁地描述了行使职能的这些方式：“它应该是个人化的，因为借着被按立之人对福音的宣讲、借着他呼召群体在合一的生活和见证中服事主，这被按立之人能更有效地指向基督在他子民中的临在。它应当是合议的，因为需要被按立的牧师们组成一个团体，共同承担起同样的任务，即代表基督教群体的关切。最后，被按立的牧师与会众之间的亲密关系应当通过群体的维度体现出来，其中行使按立之圣职是根源于群体的生活，也要求群体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寻求上帝旨意和圣灵的带领中。”⁵²

53. 监督职分的这样一种行使反映出教会的特性可以用“会议制”或“公会议制” (“synodality” or “conciliarity”) 来表达。会议 (synod) 一词希腊文的构成是 syn (一起 with) 加上 odos (路, way), 字面意思是“一起行走。”会议制和公会议制都象征着，在教会的团契中，“基督身体上的每个肢体借着洗礼都有自己的地位和恰当的责任。”⁵³ 在圣灵的带领下，整个教会在教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地方的、地区的还是普世的，都是会议制的。公会议制的特性反映了三一上帝内在生活的奥秘，教会的架构表达出这一特性，为的是让群体生活以一个团契的形式得以实现。在地方的、领受圣餐的群体中，人们可以在会众和主持圣

Love: Teaching Authority among Catholics and Methodists”) 中的 § § 83-84 也有类似观点，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163-64.

⁵⁰ 参《洗礼、圣餐和圣职》的圣职部分，§ 23.

⁵¹ 早在 1927 年于洛桑召开的信仰与教制第一次世界大会上，已经提到教会的“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样式的教会系统组织形式，作为这三种教制基础的价值观念“被许多人相信为在教会秩序方面是最基本的。”载于 H. N. Bate 编：《信仰与教制世界大会的会议记录——洛桑，8 月 3 日到 21 日，1927 年》 (*Faith and Order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Lausanne, August 3-21, 1927*)，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7, 379. 55 年后，《洗礼、圣餐和圣职》中的圣职部分，对 § 26 的评注，引用了洛桑文本，用来为这一肯定性宣称辩护，即按立的圣职职分应该以个人的、合议的以及群体的方式来实行。

⁵² 《洗礼、圣餐和圣职》中的圣职部分，§ 26.

⁵³ 见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的国际对话，《教会团契、公会议制和权威》 (“Ecclesial Communion, Conciliarity and Authority”) § 5，它指出会议制 (synodality) 和公会议制 (conciliarity) 可以看作是同义词。

餐的牧师之间通过爱与真理中的深度合一来经历这一特性。在关键性的情境中，不同的教会会议聚集在一起，共同来识辨使徒信仰，以此来回应教义或道德方面的危险以及异端，共同信靠圣灵的带领，这圣灵就是耶稣在回到天父那里后按照耶稣的应许降下来的那位（参约 16:7.12-14）。普世性教会会议有来自整个教会领袖的参与；所有人都接受他们的决议，以此作为对他们在整个教会中培养和保持团契方面所提供之重要服务的肯定。⁵⁴ 关于平信徒对大会的参与以及他们的角色问题，众教会当下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大公会议的权威

大多数教会都接受早期大公会议的教义规定，认为它们表达出新约的教导，与此同时一些教会认为，所有在圣经以后的（*post-biblical*）教义决策都具有开放性，是可以修改的，而其他教会认为一些教义规定具有规范性，因此是无需修改的信仰表述。就早期大公会议教导的规范性而言，普世对话是否已经促成一个共同的评价标准？

54. 无论何时教会聚集在一起，通过相互商量来做出重要决定时，为了能有良好的秩序，需要有人来召集并主持会议，需要有人来为促进、查验和表达共识的过程提供便利。那些主持的人总是在被主持的人中间为他们服务，为的是让上帝的教会在爱与真理中得到造就。主持会议之人的责任是要尊重地方教会的完整性（*integrity*），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支持多样性中的统一。

55. “首席权”一词是指一种习俗和做法，是早在最初几次大公会议中就已经认可的古代做法，借此亚历山大、罗马、安提阿以及稍晚一些的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行使个人的监督职分，行使的范围已超过了主教们各自的教省。这种首席的监督职分并没有被看作是与会制相矛盾的，会议制所表达的更多是一种致力于合一的合议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首席权的形式已经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使徒法典》（*Apostolic Canons*）表达了教会在最初几个世纪的自我理解，今天尽管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遵从《使徒法典》，但依然还有许多基督徒尊重它的权威。根据《使徒法典》第 34 条，在每一个国家拥有首席权的主教在进行决策时，必须要得到其他主教的赞同，其他主教也不可以在没有得到拥有首席权之主教的赞同前独立做出重要的决定。⁵⁵甚至在最初几个世纪，首席权的各种职分有时会因教会领袖之间的竞争而麻烦不断。决策（司法）和教导权威的首席权延伸至上帝的整个子民，后来逐渐被罗马主教所获得，这是基于地方教会与使徒彼得和保罗的关系。尽管罗马首席权在最初几个世纪被许多教会所承认，但罗马首席权的基本功用和行使方式则是能引发重要争议的问题。近年来，普世运动帮助营建一种更具有公会议性质的氛围，在此氛围里，大家对可以服务于整个教会合一的一个职分进行了讨论。

56. 双边和多边对话已经记录下来一些进展，部分出于这一原因，第五次信仰与教制世界大

⁵⁴ 一个“普世性”会议或大会是能够代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大家普遍认为第一个诸如此类的大会是 325 年在尼西亚所召开的大会，为回应阿里乌（*Arius*）否认圣子与圣父平等的新教导，大会肯定了基督的神性。就一共召开了多少次这样的大会这一问题，众教会有不同意见。关于大公会议以及大公会议的权威，见，例如路德宗—东正教的文本《教会内的权威和教会的权威（1993）》（“*Authority in and of the Church: The Ecumenical Councils*”），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12-14；也见基督会—罗马天主教的文本《接受并传递信仰——教会的使命和责任》（“*Receiving and Handing on the Faith: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urch*”）中的分段部分《大公会议与信仰的宣告》（“*Councils an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Faith*”），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125-127；也参《大公会议与普世运动》（*Councils an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Geneva, WCC, 1968.

⁵⁵ 这一法典可以在以下链接中找到：www.newadvent.org/fathers/3820.htm.

会提出了“基督徒合一的一个普世职分”这一问题。⁵⁶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他的通谕《使他们都能成为一体》(Ut Unum Sint)中引用这一文本时,他邀请教会领袖们和教会的神学家们能够和他关于这一普世圣职“展开耐心又充满友爱的对话。”⁵⁷ 在后续的讨论中,尽管仍存在着继续有异议的领域,其他教会的一些成员已经表达了一种开放的态度来考虑:这样一种圣职如何能在整个世界里培育地方教会的合一,如何能促进而不是危及地方教会见证的独特性。鉴于这一问题的普世敏感性,将首席权圣职的本质与首席权存在的任何特定形式以及当下被行使的形式进行区分是很重要的。任何个人的首席权圣职需要以群体的与会议的方式来行使,这一点所有人都会赞同的。

57. 关于这一主题,人们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达成一个共识。当下,尽管许多双边对话已经承认,可以服务于整个基督教群体走向合一的职分是有价值的,甚至承认这样一种职分或可以被列入基督对教会的旨意之中,⁵⁸ 但基督徒们并不同意说这样一个具有首席权的普世职分是必要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不仅是特定教会体系之间不能彼此赞同,在一些教会之内也存在不同意见。一个职分服务于教会更广泛的合一,新约中有这样的证据,如圣彼得和圣保罗的职分,对此已经有重要的普世探讨。然而,圣彼得和圣保罗职分有何重要性,圣彼得与圣保罗的职分对于上帝可能的目的——以某种形式的职分来服务于作为整体之教会的合一与使命有何含义,对于这两点,众教会仍然保持不同意见。

一个合一的普世职分

如果根据基督的旨意,当下的分裂要得到解决的话,如何来理解一个在普世层面上能培育和促进教会合一的职分? 如何来行使这一职分?

⁵⁶ 《第 II 部分的报告——认信同一信仰来荣耀上帝》(“Report of Section II: Confessing the One Faith to God’s Glory”)的 § 31.2, 载于 T. F. Best and G. Gassmann 编:《走向更完满的团契》(On the Way to Fuller Koinonia), Geneva, WCC, 1994, 243.

⁵⁷ 约翰保罗二世,《使他们都能成为一体》(Ut Unum Sint), Londo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95, § 96. 一个题为《源自彼得的圣职》(“Petrine Ministry”)的报告展现了对各种普世对话的综合与分析,直到 2001 年,各种普世对话都涉及到首席权职分的问题,更有对约翰保罗二世邀请大家围绕首席权圣职问题进行对话的回应。这报告把核心问题进行分类,以四个标题罗列出来:圣经基础,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De iure divino),普遍司法权(在教会内对权威或权力的行使),和教宗无谬误。这一初步的报告载于 Information Service, N. 109 (2002/I-II), 29-42, 该报告表明,基督教群体根据自己所属的特定传统对“源自彼得之圣职”的评价大不相同。

⁵⁸ 参圣公会—罗马天主教的报告《权威的恩赐》(“The Gift of Authority”),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I, 60-81; 也参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的对话:“The Ecclesiological and Canon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acrament Nature of the Church.”

第四章 进入世界并为世界而存在的教会

A. 上帝对受造物所存的计划——上帝之国

58. 耶稣执行他使命的原因可以用以下的话简洁地表达出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 3:16）。这样，上帝对世人最先也是最重要的态度就是爱，他爱每个孩子，爱每个女性和男性，他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还有上帝实实在在对整个受造物的爱。耶稣把用比喻形式所表达的上帝之道启示出来，以此来宣讲上帝的国；他用大能的作为，尤其是用他在逾越节的受死和后来复活的奥秘作为，开启了上帝之国。这上帝之国是整个宇宙最终的归宿。上帝愿意他的教会不是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而是要服务于上帝的神圣计划——转化这个世界。这样，教会自身的本质就包括服事（*diakonia*）。研究文献《教会与世界》（*Church and World*）对服事做出了下面的描述：“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加入到神圣的奥秘中。作为奥秘的教会，通过宣讲福音、举行圣礼（圣礼自身也被称为各样的奥秘）、显明耶稣所赐生命的新颖并因此期待已经存在于基督之内的、天国的来临这些方式，向世界显明了基督。”⁵⁹

59. 教会在世间的使命就是要以话语和行动来向所有人宣讲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的好消息（参可 16:15）。因此，传扬福音是教会遵从耶稣命令要执行的首要任务之一（参太 28:18-20）。基督呼召教会在圣灵里为天父与一切受造物的和好、以及天父医治和转化一切受造物的作为做见证。因此传扬福音的一个基本构成方面就是促进公义与和平的实现。

60. 今天，基督徒们更加意识到，除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之外，还存在着广大范围内的不同宗教，这些宗教中也存在着正面的真理和价值。⁶⁰ 这引起基督徒们想到这样一些福音书段落，在其中耶稣自己曾正面地谈到那些和其他听众相关的“外国人”或“其他人”（参太 8:11-12；路 7:9；12:28-30）。基督徒们承认，宗教自由是人之尊严的基本层面之一，而且在基督自己所要求的爱中，基督徒们追求尊重人的尊严，寻求与他人的对话，目的不仅是要与人分享基督教信仰的财富，也要欣赏其他宗教中存在任何真、善的因素。过去在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宣讲福音时，这些听到福音之人的宗教并不是总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传扬福音时总应该尊重那些持有不同信仰的人。分享新约所启示出来的真理这一快乐的信息，邀请人同得基督里生命的丰富，这样表达的爱中都含有尊重。⁶¹ 在当代处境中，人们对宗教多元主义的意识增强了，那些没有清楚表明自己相信基督之人得救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宗教对话与宣讲耶稣基督是主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日益成为基督徒中间更多反思和讨论的题目。

⁵⁹ 《教会与世界——教会的合一与人类群体的更新》（*Church and World: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and the Renewal of Human Community*），Geneva, WCC, 1990，第三章，§ 21，第 27 页。

⁶⁰ 与此题目相关的问题，见《宗教多元与基督教的自我理解（2006）》（“*Religious Plurality and Christian Self-Understanding*”），这个文本报告是回应世基联中央委员会 2002 年的提议——要求信仰与教制、诸教关系和使命与福音三支人员队伍对这个题目进行研究后所取得的成果。在以下链接中可以找到该文本 www.oikoumene.org/en/resources/%20documents/assembly/porto-alegre-2006/3-preparatory-and-background-%20documents/religious-plurality-and-christian-self-understanding.html。

这一宣言是接续 1989 年在圣安东尼奥举办的世界宣教与福音大会对使命与世界宗教关系的讨论。由于它和本章讨论的总主题有相关性，在本章三个部分的每一部分都会提到一些诸教间的关系。

⁶¹ 欧洲教会会议（the Conference of European Churches, CEC）和欧洲主教会议联合会（Council of European Episcopal Conferences）的“普世宪章”（*Charta Oecumenica*, 2001）§ 2 中这样说：“我们保证承认，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和教会隶属关系，这是个人良心的问题，这意味着不可以用道德压力或物质刺激来诱人皈依，更不能阻碍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考虑皈依。”也参罗马教廷宗教对话委员会、世基联和世界福音派联盟在 2011 年 1 月 28 日通过的文件：《多元宗教世界中的基督教见证——行动建议》“*Christian Witness in a Multi-Religious World: Recommendations for Conduct*。”可在世基联官网上查到此文件 www.oikoumene.org。

对宗教多元主义的普世回应

关于这些问题, 在一些教会之内以及在一些教会之间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新约圣经教导说, 上帝愿意万人得救 (参提前 2:4); 与此同时, 新约圣经也说, 耶稣是这个世界独一的救主 (参提前 2:5, 徒 4:12)。关于那些不信基督之人得救的可能性问题, 我们可以从这些圣经教导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 一些人认为, 上帝会以自己知道的方式, 让那些没有清楚共享基督教信仰的人得到基督里的拯救, 这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完成的。但圣经中也有段落教导说, 信心和洗礼对于得救是必要的, 因此其他人并没有看出, 那些没有清楚相信基督之人也能得救这一观点如何可以充分地 与圣经中这种教导对应起来。对此问题的不同意见会影响人对教会使命的理解, 会影响人践行教会的使命。在今天的处境中, 人们日益意识到全世界各种宗教所体现出的活力。对于这些问题, 教会如何能够达成更大的共识, 如何能更有效地相互合作来用话语和行动见证福音?

B. 福音的道德挑战

61. 基督徒们蒙召要为自己的罪悔改, 要宽恕他人, 要过一种舍己牺牲的服事生活: 做门徒的代价要求人做出一种道德上的承诺。然而正如圣保罗重点教导的, 人称义不是因为律法的善功, 而是因着信借着恩典 (参罗 3:21-26; 加 2:19-21)。这样, 基督徒群体活在神圣宽恕和恩典的领域里, 它要求信徒活出道德生活, 它也形塑我们的道德生活。新教改革的开始标志着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分裂, 因信称义教义曾是两个群体在分裂之时意见向左的主要焦点问题, 现在这两个基督教群体却已经就因信称义的核心方面达成了共识。⁶²这对重建两大信仰群体的合一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只有在信仰和恩典的基础上, 道德参与和共同行动才成为可能, 并且内在于教会的生活和本质 (being), 这一点应该被肯定。

62. 基督徒们是主的门徒, 他们的伦理根源于创造万有和启示自己的上帝。当基督徒群体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寻求理解上帝旨意之时, 基督教的伦理就得以形成。教会没有置身于人类整体的道德挣扎之外, 教会也不能置身于其外。因为福音的信息是向人存在的个体和群体方面发出的, 因此基督徒要与其他宗教信仰者和所有具有善意之人一起, 不仅促进个人道德的提升——这对人真正的自我实现是非常必要的, 更要来促进公义、和平和环境保护这样的社会价值提升, 因为福音的信息延伸到人之存在的个人和群体方面。这样, 团契 (koinonia) 不仅包含了认信同一信仰和举行共同的崇拜, 更包含了共同的道德价值, 这道德价值是建立在福音的启示和洞见基础上的。尽管教会当下处在分裂状态, 教会目前已经彼此建立了伙伴关系, 众教会意识到一个教会所做的会影响其他教会的生活, 结果教会日益认识到需要在伦理反思和决策方面彼此尽责。当教会在伦理方面彼此质询和相互肯定时, 教会就把他们在基督里所共享的价值表达出来。

63. 对教会来说, 道德问题方面的张力总是一个要关切的问题, 而在今天的世界里, 哲学、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对许多道德标准进行再思, 引发了在道德原则和伦理问题方面的冲突, 这影响了教会的合一。与此同时, 道德问题是与基督教人类学 (Christian anthropology) 相关的, 在评价道德思想的新发展时, 人们总要优先考虑福音。个体的基督徒和教会有时会发现, 在探讨什么样的个体或群体道德原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和谐一致的时候, 他们的观点会分为彼此对立的阵营。不但如此, 一些基督徒或教会认为道德问题在本质上是不会引起教会分裂的, 而其他人和教会则坚信道德问题会导致教会分裂。

⁶² 参路德宗—罗马天主教《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道德问题与教会的合一

为了教会合一的缘故，多边和双边层面上的普世对话已经开始概括出关于道德教义与实践的一些重要的参照因素。⁶³ 如果现今和未来的普世对话能够既服务于教会的使命又服务于教会的合一，普世对话能够明确解决由当代道德问题所代表的挑战，达成道德共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邀请众教会以相互关注、相互支持的精神来探讨这些问题。众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下，如何一起来查验今天理解耶稣的教训和态度并且忠实地按照耶稣的教训和态度来生活意味着什么？当众教会一起进行这样的查验任务时，教会如何能为他们蒙召要服务的社会提供恰当的话语模式和智慧的建议？

C. 社会中的教会

64. “上帝如此爱”的世界因许多问题和悲剧而伤痕累累，这个世界正急需基督徒们以同情之心参与其中。基督徒们寻求转化这个世界的热心源自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的团契。他们相信，上帝是绝对的爱、怜悯和公义，上帝可以在圣灵的能力中通过基督徒们来施行他的作为。基督看顾失明的、瘸腿的以及麻风病人，他欢迎贫穷的和被抛弃的人，他向那些轻视人存在的尊严或轻视上帝旨意的权威们发出挑战，基督徒们是主的门徒，也要活出主这样的生活。教会需要帮助那些在社会中没有权势的人，让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教会也要不时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正因为基督教信仰的缘故，基督徒群体在面对影响人类同伴生活的自然灾害或威胁人健康的、就如流行的艾滋病之时绝不能袖手旁观。信仰也促使基督徒们为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而努力，在此正义的社会秩序中，地球上的财富能够得到公平地分配，贫穷人的痛苦得到缓解，绝对的贫穷有一天会被完全消除。困扰人类大家庭的、就如今天把地球环南与环北区别开来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需要所有的教会进行持久的关注。作为“和平之君”的跟随者，基督徒宣传和平，尤其要寻求克服导致战争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最首要的包括经济不公，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仇恨，夸大的民族主义，压迫以及诉诸暴力来解决分歧）。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丰盛的生命（参约 10:10）；跟随耶稣的人承认他们有责任来保卫人类的生命和尊严。众教会和个体基督徒们同样承担这样的责任。在特定条件下基督徒应做出什么样的恰当回应呢？每一个处境都会提供辨识这一回应的线索。即使现在分裂的基督徒群体能够、也确实一起进行这样的查验，并且一起采取行动来给受苦的人带来宽慰，来协助创造一个能够培育人自尊的社会。⁶⁴ 基督徒们会通过与其他宗教的信徒、甚至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之人同工来寻求推进上帝之国的价值。

65. 许多历史、文化和人口因素影响了教会和国家、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在处境性条件基础上的这一关系有各种模式，各种模式可以是教会大公性的合理表达形式。让信徒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完全合宜的。然而，基督徒们不时与世俗政权合谋的方式纵容、甚至助长了有罪的、非正义的活动。耶稣清楚地呼召门徒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参太

⁶³ 例如，安立甘宗—罗马天主教的陈述“基督里的生命——道德、团契和教会”（“Life in Christ: Morals, Communion and the Church”），载于 *Growth in Agreement II*, 344-70；还有世基联与罗马天主教联合工作组的研究文献，《关于道德问题的普世对话——共同见证或分裂的潜在来源（1995）》（“The Ecumenical Dialogue on Moral Issues: Potential Sources of Common Witness or of Division”），载于 *The Ecumenical Review* 48 (2), April 1996, 143-154。关于最近的《教会中的道德识辨》（“Moral Discernment in the Churches”），请参 Faith and Order Paper 215 (2013)，可在世基联官网上搜索：www.oikoumene.org

⁶⁴ 例如，参改革宗—罗马天主教的文本《教会作为共同见证上帝之国的群体》（“The Church as Community of Common Witness to the Kingdom of God”），其中第二章叙述了这些教会的合作，共同面对加拿大土著的权利、南非的种族隔离以及北爱尔兰的和平问题，第三章描述了每个群体所运用的辨识模式，in PCPCU, *Information Service* N. 125 (2007/III), 121-38, 以及 *Reformed World* 57(2/3), June-September 2007, 105-207.

5:13-16), 这导致基督徒们会与政治和经济的权威们产生联系, 为的是推进上帝之国的价值, 反对那些与天国价值相违背的政策和积极行动。这涉及到要对非正义的结构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揭露, 为这些非正义结构的转化而努力, 而且也要支持社会当局的积极行动, 推进正义、和平、保护环境以及照顾贫困和受压迫之人。如此基督徒们就能站在先知的传统上, 像先知一样宣讲上帝对所有非正义的审判。这很可能会让基督徒们遭到迫害和苦难。基督的仆人身份导致了他在十字架上献出生命, 基督自己也预言说, 他的门徒们也要遭遇相似的命运。对个体和群体来说, 教会的见证 (Martyria) 涉及到十字架的道路, 甚至会导致殉道的地步 (参太 10:16-33)。

66. 教会由各种社会—经济阶层的人组成, 富人和穷人都需要只有上帝才能提供的救恩。效法耶稣的榜样, 教会蒙召, 并以特别的方式得着能力要与那些受苦的人共命运, 也要看顾贫穷的人和那些边缘人。教会宣讲福音中给人带来希望和安慰的话语, 参与到同情与怜悯的善工中 (参路 4:18-19)。教会也领受使命来医治和修复破裂的人际关系, 也在被仇恨和疏离感所造成的分裂人群中做和好的事工 (参林后 5:18-21), 以此来服事上帝。通过反对人们对地球的滥用和破坏, 通过参与到上帝对受造物 and 人类之间破裂关系的医治中, 教会与所有善意之人一起, 寻求照顾一切受造之物, 它们劳苦叹息, 等候同享上帝儿女的自由 (参罗 8:20-22)。

结论

67. 基督身体的合一在于团契（*koinonia*）这一恩赐，是上帝在他的恩典中赐给人的。团契作为与神圣三一的相交，是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方式显明出来的，人们关于这一点取得了日益增长的共识：信仰中合一，圣礼生活的合一和服事的合一（各种形式的服务，包括职分和使命）。崇拜，尤其是圣餐礼的举行，可以作为当今时代中团契的一个动态范式，人们借此知道这种团契看起来是怎样的。在崇拜中，上帝子民经历了与上帝的团契和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之基督徒的相交。他们与主礼人一同聚集，宣讲福音，认信信仰，祈祷，教导，学习，献上赞美和感恩，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之后被差遣出去去完成他们的使命。⁶⁵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St John Chrysostom）提到过两个祭坛：一个在教会里，一个在贫穷、受苦和落难的人中间。⁶⁶ 教会从崇拜中得到滋养和力量，必须通过向世界做出的先知性和怜悯性的事工、通过与人所造成的各种形式的非正义、压迫、不信任和冲突进行斗争，来继续执行基督赐人生命的使命。

68. 普世运动带来的一个祝福就是人们已经发现，即使众教会还没有实现彼此完全契合的生活，但众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担负起做门徒的代价。我们的破碎和分裂与基督要求他的门徒们实现合一的旨意相悖，也阻碍了教会使命的执行。此即为什么在圣灵的导引下恢复基督徒之间的合一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在更宽广的信徒相交中——既回溯到过去，又指向未来，包含了所有圣徒的相通，在团契方面的成长就得到展现。教会的终局就是要被纳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团契中（*koinonia/communion*），成为新创造的一部分，教会要赞美上帝并永远以上帝为乐（参启 21:1-4；22：1-5）。

69. “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 3:17）。新约圣经以上帝恩典要转化并实现新天新地这一异象结束（参启 21:1-22:5）。在历史的终点，上帝应许我们一个新的宇宙。甚至现今当教会在信心和盼望的支撑下行走历史的朝圣之旅中，并以爱与敬拜发出“主耶稣我愿你来”（启 22:20）的吁请时，这一新宇宙早已以这种期待的方式存在于今世。基督爱教会，如同新郎爱新娘（参弗 5:25）；在天国羔羊婚宴实现之前，基督把自己的使命分享给教会，要给人带来光明和医治，直到基督在荣耀中再临（启 19:7）。

⁶⁵ 前面的语句在很大程度上重复或意译了第九次双边对话论坛的陈述。此次会议于 2008 年 3 月在德国的 Breklum 召开。关于本次论坛所起草的陈述，参 *The Ecumenical Review* 61 (3), October 2009, 343-347. 也参 www.oikoumene.org/fileadmin/files/wcc-main/documents/p2/breklum-statement.pdf.

⁶⁶ St. John Chrysostom, 《马太福音讲道辞 50, 3-4》(Homily 50, 3-4 on Matthew), 载于 J. P. Migne, 《希腊教父》(*Patrologia Graeca*), 58, 508-09.

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自我描述是一个“根据圣经认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和救主的团契，是因此一起来完成他们共同的呼召来荣耀父、子、灵独一无二神的教会团契。”⁶⁷ 这一“共同呼召”推动众教会在使教会分裂的教会论问题上一起寻求融合和更大的共识。教会是什么？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使万有同归于一，在这一宇宙计划中，教会的功用是什么？

在过去数个世纪，基督教会回应上述问题的方式有这样的特点，即教会的生活和神学研究都是在教会分裂这一不正常的处境中进行的。因此，对教会论——关于教会的神学问题——的突出强调与现代的普世运动紧密相随，这一点毫不为奇。

这样，1927年召开的世界信仰与教制大会聚焦于七个神学主题。其中的一个专门讨论教会的本质，⁶⁸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所认信的唯一教会和我们在历史中所经历的分裂教会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众教会对那次会议结果的回应，⁶⁹ 1937年第二次世界信仰与教制大会的组织者建议，下一次世界大会的首要主题应当是“上帝旨意中的教会”（*The Church in the Purpose of God*）。⁷⁰ 第二次世界大会并没有具体停在这一主题上，大会五个部分中的两个是处理核心的教会论问题的：“基督的教会和上帝之道”以及“圣徒相通。”⁷¹ 1937年世界大会以这样的确信结束，即大多数余留的、分裂性问题都源于有关教会本质的问题。⁷²

1948年，对在基督里合一的承认促成了仍旧分裂的教会形成了一个团契，这通过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成立得到了显明。第一次世基联大会的报告清楚陈明，尽管在基督里众教会是合一的，但众教会对教会的理解是相互不一致的，基本上分为两种，是由下面的因素形成的：在上帝对世人的拯救中，一种对教会功用的理解更“积极”些，另一种更“消极些”。⁷³ 众教会虽在教会生活和教会论方面保持着分裂，但实际活出来的基督论（*a lived Christology*）这个一致性理解帮助众教会在彼此里面认出了本应是合一教会的一些痕迹，正是在这一新的、复杂的普世处境中，世基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1952年召开了第三次世界大会。

⁶⁷ 《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章程和规则》（“*Constitution and Rules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载于 L.N. Rivera-Pagán 编：《上帝，在你的恩典中——世基联第9次大会正式报告》（*God in Your Grac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Ninth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Geneva, WCC, 2007, 448.

⁶⁸ H.N.Bate 编：《信仰与教制——世界大会的记录——洛桑，1927年8月3日到21日》（*Faith and Order: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 Lausanne, August 3-21, 1927*），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27, esp. 463-466. 《信仰与教制世界大会的报告——瑞士洛桑，1927年8月3日到21日》（*Reports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 Lausanne Switzerland August 3 to 21, 1927*），Boston: Faith and Order Secretariat, 1928, 19-24.

⁶⁹ 关于回应的选编，见 L.Dodgson 编：《确信——众教会对1927年洛桑信仰与教制世界大会报告的回选编》（*Convictions: A Selection from the Responses of the Churches to the Report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Held at Lausanne in 1927*），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Press, 1934.

⁷⁰ L.Hodgson 编：《信仰与教制第二次世界大会——爱丁堡，1937年8月3日到18日》（*The Second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Held at Edinburgh, August 3-18, 1937*），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Press, 1938, 5.

⁷¹ *Ibid.*, 228-235, 236-238.

⁷² 参 O. Tomkins, 《上帝旨意中的教会——世基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事工介绍》（*The Church in the Purpose of Go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the Commission on Faith and Order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Geneva, Faith and Order, 1950, 34.

⁷³ 参《上帝计划中的普世教会》（“*The Universal Church in God’s Design*”），载于 W.A. Visser ‘t Hooft 编：《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第一次大会——阿姆斯特丹，1948年8月22日到9月4日》（*The First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Held at Amsterdam August 22nd to September 4th 1948*），London, SCM Press Ltd, 1949, 51-57.

再一次毫不让人惊奇的是，为第三次世界大会⁷⁴所准备的三个神学报告中的第一个是在全面运用比较普世教会论（comparative ecumenical ecclesiology）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方法运用的成果被收进《教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Church*）⁷⁵一书中，这本书的内容依次又在这次大会最终报告的第二章中反映出来，这一章的题目是“基督和他的教会。”⁷⁶这也正是11年后提交给1963年信仰与教制第四次世界大会第一部分研究报告的主题：“上帝旨意中的教会”（*The Church in the Purpose of God*）。⁷⁷

世基联数次大会所采纳的、关于合一的主要陈述都显示了对普世教会论的同样强调：1961年新德里大会关于合一的陈述中论到“在各处所有”教会的合一（all in each place）；⁷⁸1975年内罗毕大会的论述把合一的教会理解为“公会议性的团契”（conciliar fellowship）；⁷⁹1991年堪培拉大会宣言中把教会的合一理解为团契（koinonia/communion）⁸⁰；2006年巴西阿雷格里港大会的宣言是“蒙召成为合一的教会。”⁸¹所有这些陈述都是在教会论方面迈向融合或更大共识的累积性步伐。

在“各个地方所有”教会的合一这一普世远象的推动下，圣灵要使教会在使徒信仰、圣礼生活、圣职和使命方面实现完全可见的合一。在1961年新德里大会之后，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大部分工作都在努力完成一个共识性文本《洗礼、圣餐和圣职》。⁸²

1993年在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市举行了第五次世界大会，这是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对教会论进行反思的重要时刻。很多因素形塑了这次题为“迈向信仰、生活和见证中的团契”（*Towards Koinonia in Faith, Life and Witness*）的世界大会。第一个因素是解读众教会对《洗礼、圣餐和圣职》的回应，正式的回应共出版了6卷。⁸³仔细分析了186份对《洗礼、圣餐和圣职》的回应后，委员会总结出一份含有一些主要教会论问题的列表，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上帝拯救目标中教会的功用；团契（koinonia）；教会作为上帝之道的产物（*creatura verbi*）；教会作为上帝对世人（the world）之爱的奥秘或圣礼；教会作为上帝的

⁷⁴ 《教会——世基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一个神学委员会报告，为将在1952年瑞典伦德举行的第三次信仰与教制世界大会所做的准备》（*The Church: A Report of a Theological Commission of the Faith and Order Commission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to Be Held at Lund, Sweden in 1952*），London, Faith and Order, 1951.

⁷⁵ R. N. Flew 编：《教会的本质——呈给信仰与教制世界大会续行委员会任命的神学委员会的论文》（*The Nature of the Church: Papers Presented to the Theological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the Continuation Committee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London, SCM Press, 1952.

⁷⁶ 《信仰与教制第三次世界大会的报告——瑞典伦德，1952年8月15到28日》（*Report of the Third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Lund, Sweden: August 15-28, 1952*），London, Faith and Order, 1952, 7-11.

⁷⁷ 《基督与教会——信仰与教制第四次世界大会神学委员会的报告》（*Christ and the Church: Report of the Theological Commission for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Geneva, WCC, 1963.

⁷⁸ W.A. Visser 't Hooft 编：《新德里报告——世基联第三次大会，1961年》（*The New Delhi Report: The Third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61*），London, SCM Press, 1962, 116.

⁷⁹ D. M. Paton 编：《打破障碍——1975年，内罗毕——世基联第五次大会的正式报告，1975年11月23日到12月10日》（*Breaking Barriers: Nairobi 1975 —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Fifth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Nairobi, 23 November-10 December, 1975*），London-Grand Rapids, SPCK-Eerdmans, 1976, 60.

⁸⁰ M. Kinnamon 编：《圣灵的记号——第七次大会的正式报告，澳大利亚堪培拉，1991年2月7日到20日》（*Signs of the Spirit: Official Report Seventh Assembly—Canberra, Australia, 7-20 February 1991*），Geneva-Grand Rapids, WCC-Eerdmans, 1991, 172-174.

⁸¹ L.N. Rivera-Pagán 编：《上帝，在你的恩典中》（*God, in Your Grac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Ninth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Geneva, WCC, 2007, 255-261.

⁸² 《洗礼、圣餐和圣职》（*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Geneva, WCC, 1982.

⁸³ 参《众教会对BEM的回应》（*Churches Respond to BEM*），Geneva, WCC, 1986-1988, volumes I-VI.

朝圣子民；教会作为上帝将临国度的先知性记号和仆人。⁸⁴ 第二个形塑 1993 年大会的因素是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研究“迈向今天使徒信仰的共同表述”（Towards the Common Expression of the Apostolic Faith Today）⁸⁵这一过程的结果，它展示了信经整个教义内容方面的一个振奋人心的共识，包括信经中关于教会的认信。第三个因素是对“教会的合一和人类群体的更新”（The Unity of the Church and the Renewal of Human Community）⁸⁶这一主题的研究过程，它强调了教会的本质是上帝救世计划的记号和工具。第四个因素是在关于“正义、和平与受造物的完整”公会议性的教会研讨中出现的教会论方面的挑战。⁸⁷ 在双边对话中，团契教会论日益得到更多重视，这也创造了新的普世动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些运动最后汇集为一个决定，1989 年的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开启一个新的研究主题，那时被称为“教会的本质与使命——教会论的普世视角”（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the Church —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Ecclesiology）。⁸⁸ 第五次世界大会的主题——“在信仰、生活和见证中走向团契”（Towards Koinonia in Faith, Life and Witness）反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的所有这些研究。当《迈向共同远象中的教会》在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对教会进行反思的历史轨迹中开始的时候，1993 年的第五次世界大会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

信仰与教制委员会进行数年的研究和对话后，教会论研究的最初成果于 1998 年出版，书名为《教会的本质与目的》。⁸⁹ 此书的副标题表明了此书地位是一个临时性文件——迈向共同宣言途中的一个阶段（A Stage on the Way to a Common Statement）。这本书共有六章：“三一上帝的教会，”“历史中的教会，”“作为团契(Koinonia/Communion)的教会，”“团契中的生活，”“在世间为世人开展的服务”（Service in and for the World），“跟随我们的呼召——从一致性理解到相互承认。”众教会、普世机构、教会的地区性协会、学术机构和个人都对此文件做出了回应，其中既有表扬性的评述，也有补充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比如说，《教会的本质和目的》看起来需要进一步的综合：“教会作为团契”这一主题怎么能与“三一上帝的教会”这一章分开处理呢？不但如此，有人认为本书没有提到一些问题：例如，书中没有哪部分触及到教导的权威，使命这一主题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关注。还有，圣地亚哥的世界大会发出号召，要研究“基督教合一的一个普世圣职问题，”⁹⁰但书中没有反映出这一

⁸⁴ 参《洗礼、圣餐和圣职 1982-1990 年——关于过程与回应的报告》（*Baptism, Eucharist & Ministry, 1982-1990: Report on the Process and Responses*），Geneva, WCC, 1990, 147-151.

⁸⁵ 参《认信同一信仰——对〈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381 年）〉认信之使徒信仰的普世神学阐释》（*Confessing the One Faith: An Ecumenical Explication of the Apostolic Faith as it is Confessed in the Nicene-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381)*），Faith and Order Paper 153, Geneva-Eugene, WCC-Wipf&Stock, 2010.

⁸⁶ 参《教会与世界——教会的合一与人类群体的更新》（*Church and World: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and the Renewal of Human Community*），Faith and Order Paper 151, Geneva, WCC, 1990.

⁸⁷ 《最后的文献——为正义、和平和受造物的完整而进入盟约性的团结一致》（“Final Document: Entering into Covenant Solidarity for Justice, Peace and Integrity of Creation”），载于 D.P. Niles 编：《在洪水与彩虹之间——对相互委身维护正义、和平和受造物的完整这一公会议过程的解释》（*Between the Flood and the Rainbow: Interpreting the Conciliar Process of Mutual Commitment (Covenant) to Justice, Peace and Integrity of Creation*），Geneva, WCC, 1992, 164-190；也参 T.F. Best & M. Robra 编：《教会论与伦理——普世的伦理参与、道德基础与教会的本质》（*Ecclesiology and Ethics: Ecumenical Ethical Engagement, Moral Foundation, and the Nature of Church*），Geneva, WCC, 1997.

⁸⁸ 参 G. Gassmann, 《教会的本质与使命——普世的视角》（“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the Church: Ecumenical Perspectives”），载于 T.F. Best 编：《信仰与教制 1985-1989 年——1989 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委员会会议》（*Faith and Order 1985-1989: The Commission Meeting at Budapest 1989*），Geneva, WCC, 1990, esp. 202-204, 219.

⁸⁹ 《教会的本质和目的——迈向共同宣言途中的一个阶段》（*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Church: A Stage on the Way to a Common Statement*），Geneva, WCC, 1998.

⁹⁰ T.F. Best and G. Gassmann 编：《走向更圆满的团契——信仰与教制第五次世界大会的正式报告》（*On the Way to Fuller Koinonia: Official Report of the Fifth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Geneva, WCC, 1994, 243.

点。重要的是，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他 1995 年关于委身于普世运动的通谕《使他们成为一体》(Ut Unum Sint) 中，邀请人就罗马主教的职分展开对话，他引用了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圣地亚哥大会上做出的提议。⁹¹

当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接收各方面回应的时候，他们也开始修订这一教会论文件，完成了一个新稿，题为《教会的本质与使命》，⁹²这一新稿呈现给了 2006 年在巴西阿雷格里市召开的世基联大会。这一新稿力求纳入各种回应提供的建议，由四个部分组成：“三一上帝的教会，”“历史中的教会，”“在世间并为世人服务的团契生活”以及“存在于世界又为了世界而存在。”第一章主要综合了关于教会本质的许多圣经资料——教会作为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身体和圣灵的殿，以及与“教会作为团契”、教会的使命是作天国的仆人以及信经中所肯定的教会的唯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使徒性有关的圣经洞见。第二章主要和历史有关，强调了困扰当下处于分裂状态之教会的问题：多样性如何与统一性协调起来？合理多样性的标准是什么？众教会如何理解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如何与其他教会相关联？造成基督徒们分裂的那些具有历史性、又继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第三章强调了教会间彼此相交的必要因素，如使徒信仰、洗礼、圣餐、圣职、监督 (episcopé)，公会议 (councils) 或教会会议 (synods)，现在也包括普世首席权和权威这样的主题。最后一章更简洁地探索了教会对世人的服务，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保卫那些受压迫的人，为福音中的道德信息作见证，为正义、和平和环境保护而努力，在一般意义上寻求促进人类社会更加与上帝之国的价值保持一致。

这一修订的教会论文件副标题也是“迈向共同宣言途中的一个阶段”(A Stage on the Way to a Common Statement)，这一文件也寄到各个教会，期待教会做出回应。在收到的回应中，尽管其中只有大约三十份是特别来自教会的，但我们还是一共收到了八十多份的回应。大多数的回应来自各地教会、学术性和普世性学院，更引人关注的是来自宣教机构，他们都对文中教会的使命部分被提到显著地位而感到满意，甚至教会的使命也出现在正标题中。其他的评述涉及到对本质和使命两词的使用，认为这样使用会模糊教会本质上就具有使命性的这一事实。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同工们协助教会论工作组评估了对《教会的本质与使命》的各种回应，这些同工们预备了详细的总结，并针对每个回应做出了最初的分析。

在评估《教会的本质和使命》过程中主要采纳了三个特别重要的步骤。首先，信仰与教制委员会于 2009 年 10 月在克里特岛召开了全体委员会，120 名成员代表了各类教会参加会议。这次聚会召集了许多第一次参加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人，会议的组织形式也是为最大限度地获得委员们对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三个研究项目、尤其是教会论研究的意见。好多全体会议环节对《教会的本质与使命》做出了评述。⁹³ 全委会给出的主要指示是缩短全文，并使全文更加处境化，更能够反映全世界众教会的生活，更能让广泛的普通读者读懂。十二个工作组讨论了《教会的本质与使命》，并做出了对文本比较详尽的评估。⁹⁴

第二，2010 年 6 月在亚美尼亚的圣埃奇米阿津 (Holy Etchmiadzin) 召开了信仰与教制

⁹¹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关于委身于普世运动的通谕——使他们都成为一体》(Encyclical Letter *Ut Unum Sint* of the Holy Father, John Paul II, on Commitment to Ecumenism), Rome,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5, § 89.

⁹² 《教会的本质与使命》(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the Church: A Stage on the Way to a Common Statement), Faith and Order Paper 198, Geneva, WCC, 2005.

⁹³ 参 John Gibaut 编：《蒙召成为合一的教会——在克里特岛举行的信仰与教制会议》(Called to Be the One Church: Faith and Order at Crete), Geneva, WCC, 2012, 147-193.

⁹⁴ Ibid., 207-231.

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在仔细考量对《教会的本质与使命》所做出的各种回应以及克里特全体委员会对文件所做出的评估后，现今就是开始进行文本最终修订的合宜之时。会议任命了一个起草委员会，由来自安立甘宗、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循道卫理公会、东正教和改革宗传统的神学家们组成，两位联合主席分别来自循道卫理公会和东正教传统。

第三，委员会意识到在征求回应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空白。到那时为止东正教和东方正教会（Eastern and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回复。于是采取的相应措施是，2011年3月在塞浦路斯圣纳帕的康斯坦提亚主教区（Holy Metropolitanate of Constantia）举行了一次重大的、正教会之间的咨商会，十个东正教会和三个东方正教会共委派四十位神学家出席。此次咨商会形成了一份对《教会的本质与使命》的广泛评述。一个主要的建议就是要把洗礼、圣餐和圣职的内容更清楚地并入到有关教会生活基本方面的陈述中。咨商会及其报告成为教会论工作组下次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成新文本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贡献。

2010年11月末，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会上继续对各种意见反馈做出了广泛的分析。2011年3月初正教会间（inter-orthodox）的咨商会给起草委员会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同年的3月，教会论工作组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举行会议，月末完成了文本新的草拟稿，呈给2011年7月于意大利Gazzada召开的信仰与教制常务委员会会议。常委们做出了许多评论，大部分给予了肯定意见，但也建议此文本需要更清楚强调在努力达成一致意见过程中取得进步的方式，尤其是在圣职方面，具体地说就是双边对话中达成一致的陈述，以及信仰与教制最近的工作成果，例如《迈向相互承认的同一洗礼》（*One Baptism: Towards Mutual Recognition*）这一研究文献。⁹⁵

通过强化一些表述方式和应用一些注释来支持这些表述，这一要求得到了解决，这些注释证实了寻求一致意见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接下来起草委员会在2011年12月瑞士博赛普世学院会议上准备了另一个草拟稿。起草委员会此时也得到了来自世基联世界使命和宣教委员会同工们的帮助，他们也提供了对文本的反思。最终文本又提交给四位外面的普世运动专家们做一些新的评述。起草委员会评估了四位专家的建议，并把他们的建议并入到文本中，之后呈给教会论工作组于2012年3月末在德国Freising举行的会议。此次会议对文本展开了讨论，做出了回应。在此基础上，教会论工作组完成了最终的草拟稿，把它呈给信仰与教制常务委员会。

2012年6月21日在马来西亚的檳城，最终的文本呈给常务委员会，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同这是一个共识性的文本，它的题目应是《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这样，目前的文本不再是迈向进一步共同宣言的阶段性的文本；它已经是此前的《教会的本质和目的》、《教会的本性与使命》这两个文本所指向的共同宣言。《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是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特定阶段对教会进行反思的完成。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相信，此文本对教会的反思已经达到了如此成熟的水平以致它可以看作是一个共识性文本。也就是说，这个文本已经获得与1982年《洗礼、圣餐和圣职》相同的地位和特点。既然如此，此文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共同的参照点，正被分发到众教会以冀众教会可以检验或识辨出他们之间教会论方面的一致意见。这样，众教会借此就得以在显明基督所祈祷之合一的朝圣之旅上继续迈进。世基联中央委员会2012年9月初在克里特岛举行的会议中通过了《迈向共同远象中的教会》，并推荐给成员教会，希望他们进行研究并做出正式回馈。

⁹⁵ 《同一洗礼——迈向相互承认的征程》 *One Baptism: Towards Mutual Recognition*, Geneva, WCC, 2011.